

牛郎织女



# 牛郎织女

(清) 佚名著 赵子贤 阅定  
赵遼夫 点校



NLIC2970822161

牛郎织女



甘肃人民出版社

# 牛郎织女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ISBN 978-7-226-04079-9



9 787226 040799 >

定价：10.00元

# 牛郎织女

# 牛郎織女

(清) 佚名著 趙子賢閱定  
趙逸夫 点校



NLIC2970822161

甘肃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牛郎织女 / (清) 佚名著; 赵子贤阅定; 赵逵夫点校.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226-04079-9

I. ①牛… II. ①佚… ②赵… ③赵…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4148 号

责任编辑: 马海亮

封面设计: 石 璞

## 牛郎织女

(清) 佚名 著 赵子贤 阅定 赵逵夫 点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62 千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226-04079-9 定价: 10.00 元



## 阅定本序

赵子贤

十九年冬到天津，时其地甫由天津特别市改为天津市。行至街上，时见平顶砖檐、铁门圆窗之洋楼，高鼻蓝眼、狐裘貂帽乘车招摇者，亦不绝于路。甫至之时，寒冷无比，如苏武漠北，时时搓手；而夏季至初秋则又极热，如羲和汤谷，整日流汗。从初夏至初秋，晚饭后与杨映斗骑车至运河边游泳，顺便过天后宫，买得小说数种，中有《牛郎织女》一册。家乡七夕乞巧之风甚盛，而于牛郎织女故事，往往说得数句辄止。归而读之，其情节与京戏《天河配》及杨柳青年画所表现不同，颇为离奇。而其文字之幼稚可笑，几不能卒读。因甚薄，南

归时置行篋中，备归家后搪塞小儿之求。今夏至兰州，秋以雷中田阴谋之举，随电台到银川。桂秀思家，翻此书出以供消遣，彼亦以语言乏味置之，曰“不若自家讲说”。

2 此书讲天河配，而余得之于天津，又不意携之至银川。天津、银川，由字面观之，俱有“天汉”、“天河”之意，而余家西和本古汉源，亦与天汉有关。此书随余数千里，似非无缘份。因而以桂秀一语之启发，校阅一过，稍作增删润饰，则异日子侄阅读，不至又以无味而置之。今所删者，为不合情理处、前后重复处、不点自明处；所增者为情节上须一二语交待处、转折上须一二语铺垫处、情境上须一二语点染处、行文上须增一二字方顺当处。然而保留原文之大体面貌与风格气度，原书之情节、层次及人物之经历，对话之先后，悉如其旧。仍原作者之书也。

昔毛宗岗加工《三国演义》，金圣叹修改《水浒传》，冯梦龙重订《东周列国志》，皆大刀阔斧，并小丘为峻峰，引溪流为飞瀑，使平庸

之地，显奇幻之景。俞曲园修改《三侠五义》，亦非只着眼于文字，于情节之安排，人物之升降，亦有其主意。今余浅学末造，胸无丘壑，意迟笔涩，不敢放胆乱涂；工余无事，天气渐凉，聊为消遣而已。

二十一年八月于银川

# 目 录

阅定本序 ..... 赵子贤 001 1

## 第一回

通明殿玉帝宣纶旨

戏织女金童遭天谴 ..... 001

## 第二回

李老君慈心救金童

天孙女被谪云锦宫 ..... 011

## 第三回

牛员外晚年得子

恶马氏唆夫占产 ..... 018

## 第四回

一旦无常员外病逝



喜怒不测金郎被打 ..... 026

## 第五回

金牛星下凡救金郎

恶马氏存心害小叔 ..... 033

## 第六回

大分家仅得一牛

小便宜马氏欢心 ..... 040

## 第七回

2 天孙女宫中思情

玉清宫圣母请旨 ..... 048

## 第八回

太白金星点化金郎

一封遗书留别兄长 ..... 055

## 第九回

马氏女恶贯满盈

会织女河边藏衣 ..... 061

## 第十回

思旧情夜叙天河岸

失职守二次遭天谴 ..... 069

## 第十一回

李老君二次解围

再遭贬各分东西 ..... 077

## 第十二回

天孙如愿鹊桥重会

七夕相逢名留千载 ..... 083

后记——有关小说《牛郎织女》及其校订的

几个问题 ..... 赵逵夫 091 3

## 附录

旧本《牛郎织女》 ..... 戴不凡 140

## 第一回

### 通明殿玉帝宣纶旨 戏织女金童遭天谴

诗曰：

七夕牛郎逢织女，  
恩情千载不更移。  
三生有幸团圆日，  
化乐天宫岂忍离？  
为贪欢娱致坎坷，  
贬下凡尘受折磨。  
感得玉皇补遗恨，  
鹊桥一会胜如多。

无论古今男女，总难逃脱一个“情”字。情之所钟，有爱情，有怨情，有艳情，有

痴情。情到最密之处，便是大罗天八洞神仙吕祖师，尚有“三戏白牡丹”故事，至今传于小说，脍炙人口。在下这部小说讲天河配、鹊桥相会的由来，说来如太虚幻境中之楼台亭阁，奇奇怪怪，变化莫测。然立言旨趣，却是《齐谐》志异，寓意劝惩。正所谓：

古寺钟声清夜响，  
唤醒世间迷途人。

2

牛郎、织女在前既称夫妇，何有以七夕一相逢之说？考之世说，原来天河之西有织女，乃天帝之孙女，勤习女工，容貌不甚修理。后奉天帝之命，许嫁于河东牵牛郎。嫁后竟废女工，天帝怒，令织女仍归河西。那牵牛郎在河东思之不已，于是有乌鹊架桥，使二仙每年七夕始得一会，这便是七夕鹊桥相会的来历。在下要铺张小说，须先表明原委，免得阅书人驳我荒唐。本意已明，书归正文。正是：



愿将天汉古来事，  
留与今人作话传。

话说玄穹彼苍，玉皇大帝坐镇三十三天，统率九曜二十八宿，掌管日月星辰七政，至尊无极，功德巍巍。时正当下界周室中兴，天下太平。新正元旦之期，众神仙朝天，玉帝临朝，登通明殿。但见文武星神，分班朝贺。仙风吹动，香烟缭绕，殿上笙箫笛管，细乐悠扬。有诗为证，诗曰：

淡月疏星绕建章，  
仙风吹下御炉香。  
侍臣鹄立通明殿，  
一朵红云捧玉皇。

殿前当驾传宣星官，启帘宣道：“有事出班启奏，无事请驾回宫！”但见太上老君，领着天、地、水三官大帝，福、禄、寿三位星君，南斗星君，北斗星君，正乙玄坛星君，九天雷部星君，太白星君，五谷星君，四值

功曹，九曜二十八宿星君，还有每逢岁底朝见的灶王星君，一齐分班朝贺，山呼“万岁！圣寿无疆！”玉帝宣旨道：“众卿平身！下界厉王无道，国人攻王，王奔于彘，共伯行政十有四年，尚且无事。今太子静主政，岁时如何？生灵善恶如何？监察之神速即奏来。”只见五谷星君高擎牙笏，出班奏道：“万岁洪恩！下界周室中兴，周、召二相辅之，君明臣忠，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生灵安居，此乃万岁之赐也！”玉帝道：“想那周太子静，本是下民攻王之时，召伯虎将自己亲生之子顶替交出，换得他一条性命。他自当救民于水火，延周之国祚。能否尽其天命，只在彼耳。”众星君皆俯伏称是。太上老君奏道：“新正初九日，为陛下千秋圣诞，臣已在兜率宫设下蟠桃大会，约会诸大神仙，与陛下上寿，乞请恩准！”玉帝道：“准卿所奏。”老君谢恩毕，又奏道：“此次万寿盛典，乃五百年之一大周期，与往

岁不同，筵上应用百宝俱全，但缺至尊所御用之珊瑚八宝温凉玉杯，须从瑶池西王母处借来，以壮观瞻。”玉帝道：“此乃易事。”便传随身伴第十二金童至御前，谕道：“尔可往瑶池西圣母处，传朕旨意，借取温凉玉杯，不可有误。”金童领旨出朝，驾起神云，竟往瑶池而去。玉帝退朝，诸仙各散。

且说这第十二金童，久慕瑶池宫天孙织女之美名，每思拜谒，恨无机会。今日却逢际遇，欣欣然驾着一朵祥云，直上高山瑶池宫前。按下云头，即有红拂仙女接着，问道：“上仙到此何事？”金童道：“奉旨而来，要见圣母。”红拂仙女道：“既奉旨来，快请进！”金童进了瑶池宫，但见万花齐放，蕊香扑鼻。正是：

天上第一神仙府，  
胜似凡间帝王家。

一路仙家妙境，金童无心玩赏，径进宫门。宫门上有几个仙童把守，因系奉旨，故不拦阻，故而金童放胆直至瑶池。将近望月阁，忽闻一阵香风，遥见一位仙女，鬓插一枝梅花，正坐在望月阁下织锦。金童早就闻说天孙织女常在望月阁织云锦。他是瑶池宫中仙女，系玉帝之外孙女，故称作天孙织女。生得花容月貌，却不喜修饰，不搽脂粉，时常淡妆素服，显得冰清玉洁，超凡脱俗。金童不见犹可，一见之时，魂飞魄散，不知身在第几天中。稍停想道：“此时不上前相见，更待何时？”因趋步上前，深深一揖道：“天孙姐姐安好！”织女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是一仙童，似在玉皇殿前见过，因连忙起身还礼道：“上仙似玉皇驾前金童，不知到此何干？”金童道：“奉玉旨见圣母，乞取温凉玉杯。”织女道：“圣母在聚仙台上，与东王公大仙下棋。上仙奉旨，待我与你传达。”金童听说，一发高兴，便



笑逐颜开道：“既然圣母方在下棋，且慢惊动。小仙慕天孙姐姐芳名，恨未一见；今日侥幸得遇，能得接言，平生愿足！”说罢，又是一揖。接着看天孙所织云锦，连声称赞。织女见他眼角传情，又是一个秀美少年，又会说话，禁不住微微嫣然一笑。这一笑，金童却弄错了，以为织女有意，便更近前一步，又恭恭敬敬一揖，带笑说道：“倘蒙见怜，尚望允我陪坐，一展襟怀，聊表思念之情。”织女见他如此莽撞，拉下脸来道：“你既奉旨而来，何得与我多渎，还不速退！倘被圣母知道，负罪不浅！”金童道：“你不肯见怜，我却至诚老实，绝无二心。今日奉旨，不便晤叙，尚望姐姐格外见怜，赠我一件表记，以便后会有期。”说着，便用手将织女鬓上一朵梅花，摘了就走。织女追上几步，欲想夺回。正嚷之间，只见四个值宫仙女执拂过来，织女赶快站住。那几个仙女走到跟前，宣谕道：“奉圣母之

命，速传天孙入见。”织女答道：“遵命！”把个金童吓得魂不在身，也只好随织女一起去见圣母。

进得瑶池宫正殿，只见西王母头带九云冠，身穿百雉仙衣，腰围玉带，手秉如意，端坐殿上。两旁众仙女站班，下面立着许多黄巾力士。织女上前跪下，奏道：“不知圣母有何指教？”金童亦赶忙跪在旁边。圣母道：“吾同东王公大仙下棋已毕，忽然心血来潮，已知宫中有凡心之事，故而别了大仙，立即回宫。一看，一股浊气从望月阁升起，便知是尔织女处有事。尔等无视天界清规，究是何人起意？照直奏来！”织女便指金童手中梅花，陈说了金童的无礼。那金童低头默无一言。圣母对织女说道：“虽由金童起意，但尔不宜一笑留情。情之所系，虽万劫不能挽回。尔难道没有不是？”说得织女面红耳赤，俯首请罪。那金童只是以额抵地，怪自己一时不能自

禁，行动轻薄。并陈说了取玉杯之事。圣母道：“尔等既有凡心，已犯天律，不能不惩，以儆效尤！”便传红拂仙女将天孙带去看管。红拂仙女领旨，先把织女带下阶去。圣母道：“第十二金童奉旨而来，动了凡心，温凉玉杯不能污于彼手，我即亲自呈献玉帝。既犯天律，自然照例严惩。”即命黄巾力士押了金童，命守珍仙女捧温凉玉杯，出得殿来，登时乘了六云车，带了十二对仙童仙女，到玉清宫下车。当有守宫仙官转奏内庭玉帝，就在便殿接见。

圣母见驾朝贺已毕，奏道：“珊瑚八宝温凉玉杯，臣亲自呈上。”即命守珍仙女跪呈御前。玉帝道：“承借玉杯乃小事，致卿家劳动仙步。想十二金童必有负罪之处？”原来玉帝因不见金童复旨，又见圣母面有不豫之色，料必有事，故发此言。圣母奏道：“圣上明鉴！第十二金童戏侮天孙织女，藐视天律；织女不能正色斥拒，亦是有

过。织女臣已将其看守，金童亦带在阶下，请陛下发落。”玉帝怒道：“朕向以十二金童谨慎，故而略加宠爱，今嬉戏朕之外孙女，不得不付之天律。”即命黄巾力士押金童至宫门前跪下，责问道：“淆乱仙官，轻慢玉旨，该当何罪？”金童伏地，口称万死。玉帝道：“天律条法，不能为汝一人宽容！”命传刑曹星官，带同黄巾力士，押了第十二金童直往斩仙台，用诛仙剑枭首。此时金童悔之不及，泪如雨下。方欲斩时，刑曹星官并黄巾力士见一朵祥云载一位仙长翩然而下，大呼：“且慢动刑，待老臣见驾，自有挽救！”众神一看，正是太上老君。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 李老君慈心救金童 天孙女被谪云锦宫

却说太上老君在玉清宫门外阻止刑曹星官，缓斩金童，又嘱黄巾力士：“静候旨音，本官上殿，自有解决。”说毕，匆匆来到通明殿上。传宣星官见是老君到来，即忙进至便殿转奏玉帝。即传旨：“老君通明殿见驾。”一面命圣母在宫内少候片时。这里内侍星官及众金童等护驾，至通明殿，驾住宝座。老君俯伏品级阶前，山呼万岁。玉帝道：“老卿平身！有何本章呈上？”老君始起身，躬立左旁奏道：“老臣正在兜率宫中炼九转九万金丹，忽然心血来潮，随

11

第二回 李老君慈心救金童  
天孙女被谪云锦宫

即起坐驾云，运开慧眼，见斩仙台上犯天律的乃圣驾前第十二金童。臣掐指一算，乃因戏侮天孙织女，偶染凡心，致被降斩。老臣特来乞免！若以犯染凡心而论，彼此固有移情，况天孙织女尚在瑶池圣母宫中，并无其他情由，但以摘取梅花之事，即斩金童，或有未妥。”玉帝闻奏，沉吟半晌，说道：“老卿之言，却也相宜。在老卿之见，当如何处治？”老君奏道：“妄生凡念，在天宫非应有之事，理应惩治，以儆效尤。然念其年幼无知，仙养不深，乞一并从宽惩罚。天孙织女，可令其独居河西工织，以为天下万千织绩妇女典型。若有疏忽，再行严加警戒。金童违旨戏侮天孙织女，分明凡夫俗子之所为，何况玉旨在身，公然藐视，不可不重罚。可将其贬下凡尘，令受颠沛折磨之苦，至其悔悟，再行超升天庭。”玉帝闻奏，即点头道：“就依老卿之见，可传朕之旨意，将金童免斩，即令提回，待朕面

责一番,再差太白金星送其下凡可也。”

太上老君来至斩仙台,宣旨已毕,即命刑曹星官放下金童,便领了金童复至通明殿。那金童俯伏请罪。玉帝道:“尔奉旨往取温凉玉杯,不料尔淆乱瑶池圣母之宫,戏侮天孙,已是罪不容诛。姑念尔年幼无知,又有太上老君保奏乞免,令你二人分离,感受颠沛之苦。今将尔贬下凡尘,以赎其罪,并使悔悟。”降旨已毕,太上老君谢恩退出宫外,驾起祥云,回兜率宫去了。这里玉帝降旨宣召太白金星上殿,命带送金童下凡投胎降生。太白金星领旨,带同金童退出通明殿去了。

玉帝退朝回宫,来至玉清宫中,圣母迎接,分君臣坐下。玉帝即将太上老君乞免金童赦罪之事,并复行贬下凡尘之旨意,宣谕了一遍。圣母道:“这也使得,待臣回宫时,亦将天孙安置河西工织室,倘有疏忽,再行严加惩处。”玉帝点头称是。圣

母即起身，别驾出宫。走过通明殿，出了午门，仍坐上六云车。那些随行的黄巾力士及仙女等，拥护驾云而去。

一路上五色祥云，万仙往来，络绎不绝。只见风送云车，转眼之间，已至瑶池宫前。圣母下了六云车，仙娥宫女扶进瑶池宫中。圣母坐定，即命红拂仙女去呼召天孙织女。那仙女领了懿旨，来至瑶池西旁拘仙室内，即将天孙带了，连同看守仙娥齐至宫中。天孙织女见了圣母，下跪请罪。圣母责道：“吾适才至玉清宫，已奏知玉帝。尔等互起凡心之事，玉帝大怒，降旨将金童推出问罪，幸而太上老君保本，玉帝准免死罪，姑念年幼无知，贬下凡尘受苦，已命太白金星送往下界去了。”天孙织女一闻此旨，大吃一惊，心中也不免怜惜，又不敢辩护。圣母又责道：“彼已受贬下凡，难免颠沛之苦。汝在望月阁织云锦有年，工艺精巧，然而时织时停，未能尽力，且独



自操作，不能将技艺传于他人。今令汝往天河西云锦宫内，与众女工一起织作，一日七襄，逐日考课，不得疏忽。倘有不遵情形，将严加处治。”天孙织女听了此旨，叩头谢恩。圣母道：“尔当时不勤于织作，亦不谨男女之防，与金童相拉扯，启彼凡心，致有今日。尔今后从事工织，不可疏忽，玉帝自有怜惜之心。待彼此圆满之日，或可令尔等赎罪婚配。”天孙织女见圣母降下这一番懿旨，心中虽有怨愁，却也有一线希望，只好俯首领旨。

当下看守仙娥领旨，同天孙织女，出了瑶池圣母宫，一同驾了一朵祥云，朝云锦宫而去。行走之间，那看守仙娥道：“天孙此去虽是苦工，尚有圆满逍遥之日。大凡成仙成佛，俱是先苦而后甜。”天孙织女道：“些许之事，招此大祸，真乃始料不及。我见金童举止温和，言语顺心，不过略生怜惜之心，故有一笑而已。不料金童放胆

行为，摘去梅花留情。我当时虽上告王母，实不得已。金童于王母处未言我之不是，爱我之心，我岂不知？今触动帝怒，令我二人彼此分离。正所谓薄命鸳鸯，天上人间正同！”天孙织女言至此，那眼中的仙泪不禁滚滚而下。看守仙娥劝道：“天孙，请勿悲苦！此番同到天河西云锦宫内工织，我等亦陪伴天孙司事。天孙心灵手巧，多翻花样，日日指教我等上进，自无寂寞之苦了。”天孙织女道：“事已至此，只有如此而已！不知金童贬到下界，受何种苦痛，何等折磨？恐其不能如我在天上工织之安逸矣！”众仙女你言我语，不觉已到了天河之西。下了云头，四面一看，只见天河之波茫茫漾漾，不见边岸，那些鹊巢龙穴，奇形怪状。天河长有九十一万里，波涛无边。阅书诸君，非著作之人说荒唐之言，不足凭信。在下曾阅天文星相书籍，上载天地之形色，并非方正，乃长而且圆，故有此项之

称。闲文少叙,但言天孙等众仙一同进了云锦宫,守宫仙女接着天孙和众仙女,送进宫内,并通报云锦圣母。云锦圣母不免又宽慰了几句,即命守宫仙女,同往工织室内从事而去。

天孙织女来至工织室中,所幸陪织仙娥同伴司事,即从旁慰劝。回念:“那日一起凡性,以致二人分居天上人间,怎不令人心中暗痛!金童因我遭贬,怎不令人惦念!可见情由冤结。但愿后来成为夫妇,也不枉痛苦一场!”于是收拾织机,东向而坐,细理丝麻,按五色而陈,以便明日开机,然后倒在仙榻上睡去。忽觉得自己在天河边上,看着水雾波光。竟见金童一副农家打扮,满脸尘土,向自己走来。自己即忙上前去相抱,哭出声来。以此惊醒,原是一梦。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牛员外晚年得子  
恶马氏唆夫占产

18

话说天孙在云锦宫中工织室内思前想后，想到悲伤之处，不免长吁短叹，倒身仙榻之上，昏昏睡去，梦见金童，痛哭而醒，清早起身，泪痕犹存。看守仙娥婉言劝慰了一番，说是想也无益，只是有损玉体花容。于是织女走进织室，登上机座，手控三轴，布好经纬，两脚登踏如乾坤上下、昼夜交错；双手抛梭似日月循环、川流不息。于是云锦天华，出于机上。由此终年终日工织。按下不提。

且说转眼已到正月初九日，玉帝圣诞之期已至，在三十三天兜率宫设下蟠桃大会，各位神仙星君及瑶池圣母、云锦圣母、八洞神仙、一班仙童仙女，拥卫玉帝乘坐逍遥辇，驾五色云，至兜率宫。太上老君迎接圣驾，下了御辇，升了宝座。众神、众仙朝见，拜祝：“圣寿无疆！”老君供献金丹，仙童斟上玉液，众仙谢恩已毕，一一向玉皇敬玉液上寿。阶下奏起仙乐，仙女作霓裳羽衣之舞。说不尽三十三天繁华盛景。正是：

此曲正应天上有，  
人间那得几回闻。

仙乐仙舞演奏已毕，玉帝起座，老君送了圣驾。玉帝仍乘逍遥辇回宫，众仙各自驾云去了不提。

再说太白金星领了玉旨，带同第十二金童，驾了一朵青云，经过天河，来到南天

门。往下界四面一看,只见雪飞六出,即知为五谷丰登之兆。即向金童道:“今下界物阜民康,河清海晏。但投凡胎,你须择其人地两宜之处,方可安插仙体。”说着屈指一算,此事本为金童,金于五行属西,应往下界雍州之地。汉水上游汉阳地面,有一村庄,叫牛家庄,庄里有一牛员外,发妻早丧,只生一子,名牛金成,娶媳马氏。后来牛员外因儿子糊涂、媳妇不贤,又续娶李氏。过到三年,忽然身怀六甲,将届临盆。太白金星在南天门一算,已知牛家可落,随即同金童出了南天门,拨落云头,直向雍州而来。

一时之间,到了汉阳地面,直扑牛家庄牛员外家,方才止住云头,太白金星即放下一阵清风,把金童送下去投胎。金童明知受苦时日已至,不禁泪如雨下,哀告太白金星道:“小童今日遭贬,只因当时真情起于心,不能自禁。但此大难熬满之日,

尚祈星君在玉帝前美言，超拔天庭，小童即感谢洪恩！”太白金星点头允诺。霎时间，金童拜辞太白金星，随风而下，依命投下凡胎。太白金星见金童别去，即回天宫至通明殿复旨不提。

却说牛员外见李氏将届临盆，忙请了稳婆照管一切，自己在庭中徘徊，心神不定。忽见丫环出来报道：“夫人生下一男孩！”牛员外心中欢悦不尽。事情停当之后，谢了稳婆几两银子。又赶快雇了两名侍女，专以扶侍产娘。惟有牛金成夫妇，心中不悦，却也不敢出口，只好夫妇暗中说话。那媳妇暗骂其父：“老而不死！今已五十有馀，年纪已老，又生儿育女，不怕人笑话！儿子已二十馀岁，凭空添一个萝卜大肉疙瘩，叫我们认弟弟，好气人！看他那孽种几时能养大！”那儿子牛金成也不吭声。

且说那李氏产下儿子，稳婆包洗之

后,送到床上,李氏一看,心中欢悦。自此产妇调养,看顾自然周到。

转瞬之间,到了满月之日,牛员外吩咐张灯结彩,桌椅屏帟,收拾得齐齐整整。诸亲眷友,邻里乡党,皆来致贺。大厅上热闹非凡,梨园歌舞,音乐吹打,猜拳行令,一时间哄闹满堂。牛员外又至上房,吩咐丫环将儿子抱出,与众亲友玩看。丫环抱至厅上,只见那小孩子生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面如冠玉,两耳垂肩。众亲友见了莫不赞羨,人人喜爱。牛员外见此情景,不胜欣喜,想此子将来定非凡夫俗子,不作朝中贵客,定是世上财主。有亲友问:“曾取名否?”牛员外道:“尚未取名。”正说之间,从旁走来一人说道:“待我与他取个名字。”员外一看并非别人,乃前妻之弟安云生,此人为人善良,而滑稽非凡。安云生走到牛员外面前,即将小子接抱过来,细看了一回,便道:“此子是正月初十日午时所



生，今届满月之期，查正月初十，正在玉帝诞辰之后，是吉日灵辰，故取乳名叫做‘灵儿’。以员外晚年生子，亦是金贵之子，取名叫‘牛金郎’便了！”众亲友见其至亲为小公子取了名字，都说取得好。安云生将孩子复交牛员外抱去。牛员外命丫环仍抱至上房，送回李夫人。牛员外又提起酒壶，亲自敬送安云生等众亲友一杯，表其致敬。不一时，酒阑人散，众亲友告别而去。牛员外亲自送出府门，复回到上房，又和李夫人谈了几句闲话，告知安云生取乳名叫“灵儿”，正字叫“牛金郎”。李夫人听了，心中亦甚喜悦。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早上起身，仍然照管家务，并无甚事。惟有长子金成夫妇比前更加作怪。马氏娶了数年，尚未生育，夫妇之间，有睦而不睦，和而不和，所以愚子泼妇行为应分如此。况家财富裕，衣食无忧，那种狂妄态度，自是习惯而成。牛员外以前因

只生此一子，以致视如掌上珍珠，溺爱心田，非止始于一日。今虽生育幼子，而长子已不及管束，而况又有悍妇从中作梗，这也是幼子应受一番折磨。总之天数难逃，非世人所可预料。

光阴荏苒，韶华易过。牛员外幼子金郎已是六岁。此数年以来，牛金成媳妇虽痛恨在心，但李氏和侍女看护得紧，他们也没有办法，只是使些小心眼。牛员外无非凡事护庇幼子，往往和金成夫妇吵闹，所以逐日气闷在胸，遂染成一症，偃卧在床。虽有李氏伏侍周到，惟年近花甲，血气已衰，又心烦气闷，精力枯耗，延医服药，终不见效，病势日增一日，渐至饮食不进。金成夫妇，非但置之不问，而且趁老父卧病在床，任意挥霍家财。

一日清晨，李氏见牛员外百药无效，饮食不进，骨瘦如柴，惟有束手待毙。坐在

床上，携着金郎，向牛员外悲泣道：“君家病势沉重，医药罔效，你长子又不顾问，妾一女流，亦无可如何，一有不幸，叫妾如何是好？遗此小冤家，虽有家财，尔之长子不肯保守，任意挥霍，叫妾与此幼子置身于何地？不如与君三人同行罢了！”牛员外睁开眼来，气喘吁吁地说道：“夫人不必过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即如我死之后，你可领带灵儿，将其抚育成人。目下虽然苦守，灵儿有望。老天有知，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有所庇护。望夫人宽放心胸。”夫妻谈论之间，侍女报大少爷到来。不知长子来此所为何事，且待下回再为详叙。

## 第四回

### 一旦无常员外病逝 喜怒不测金郎被打

26

再说牛员外夫妇正谈话之间，忽然长子到来，走近父亲床前，随便问候了几句，见继母流泪不止，想必思虑将来过活方法，也并不追问情形。李夫人一见长子到来，即拭干眼泪，并不声言。牛员外见牛金成立在床前，即叫他坐在一旁，低言道：“多日不见尔来，曾知为父病势如何？”金成道：“孩儿特来探询病状。连日因庄田收租忙碌，租户联欠不清，已令家人急行追讨。今日由外面回来，闻得父亲病势加重，故而前来省视，还是再行延医诊治，还是

另作方法？请父亲训示！”牛员外听了，似乎说得有理，一阵心酸，垂泪于枕，悲声道：“为父病症已入膏肓，谅已不可收拾。我死之后，吾儿须要保守家产，格外宜勤宜俭，切不可因父已死，无人约束，任意浪荡。须知为父死后，宜知父死犹生，即幼弟生存，继母在堂，亦当好生看待。尔妻生性骄愚，亦宜和平对付于伊，且不可时常吵闹。为父在日，尚未亏待尔等。若使尔继母与弟弟衣食不继，岂不让人传为笑柄，尔以何面目立于亲戚邻里之前？”言及至此，气即不接，只有微吁而已。牛金成听了其父教训言语，也感动心思，有所觉悟，不禁泪下，发语慰道：“儿自竭力孝敬继母，友爱幼弟，乞父不必挂心，好生将养！”说话之间，牛员外已变了气色，痰塞心胸，登时眼闭足直，气绝而亡。李氏大哭，灵儿亦依其母身旁哭泣不止。呜呼！人生百年，只享三万六千日，一旦无常，各自纷飞，昔日宠

妾爱子之心，完全湮没，实可凄可惨。正是：

慈母守节，难免思夫之苦；孤子  
生存，恐遭恶嫂之谋。亲戚不能顾问，  
家产不久分析，事到如今无挽救，话  
言至此更惨伤！

牛员外已经死了，不必多言。这里李夫人及长子皆痛哭不已。那媳妇马氏但见人来，也便倚门干号。惟有李夫人痛心尤切。所幸金成倒感动了孝心，料理衣衾棺槨，一切周到，讣报亲友，择日开奠出殡。至期，亲友奠祭纷纷，孝幕高悬，丧堂齐整，并有僧道斋醮。忙了多日，候期出殡，届时归葬山林。自此金成子顶父业，掌管家财，马氏更加得意，岂受继婆节制！

那李夫人自丈夫死后，悲哀过甚，身体亦渐衰弱，面黄肌瘦，守持了一年有馀，即成了心劳重病。加之爱子心切，思夫意深，随得一病，卧床不起。金成倒也不忘父亲遗训，即忙延医供药，那知命该如此，并

无挽救之法，也就一命呜呼尚殮了。那灵儿痛哭悲伤也就可想而知。正是：

双亲同赴黄泉路，

恶嫂阴谋渐次来。

牛金成见继母已死，即忙收拾棺殮殡葬，又花用了若干银钱，送侍归并山穴。金成但念幼弟年方七岁，父母双亡，因亦怜爱金郎。惟有马氏执掌内务，使手段在吃喝上虐待金郎，也不时将金郎以小故加以打骂。而金郎年虽七岁，颇知人情，恐引起家中吵闹，不敢告诉其兄。金成有时赴城经市，有时出外收租，尚不知其妻凌辱金郎的情节。

光阴似箭，日复一日，过了新年，金郎已是八岁。一日，正值三月天气，桃红柳绿，金郎独往后园内吹放风筝。只见天气晴和，蝶舞花心，儿童玩性，大抵皆然。金郎一人也在后园中顽耍，不料风筝吹放上去，只剩了一根纾线捏在手中，适值那日

风气愈大，风筝随风飘上。金郎只管挪索，脚步站立不住，被风一刮，连人拖带，那防桃树旁边有金鱼池一口，其中蓄金鱼之水不过一尺馀深，金郎忽然被风拖到池边，“扑通”失足跌下，那风筝线索也放了飞上天去。金郎跌了下去，浑身衣服浸湿，所幸水不大深，尚无生命之虞，却吃了一饱池水。扶爬起来，抓住石栏慢慢步履而上。人虽不曾淹死，但衣服已无一点干处，只得立在牡丹阶前，迎着太阳熏晒。若是回到家中，又怕大嫂见了打骂，思及恶嫂平时种种所为，眼中垂泪，口中叹气。

说也奇怪，正值太白金星驾云经过，系往北斗星君处面商要事。正行至此，只见怨气通天，遂止住了云头，向下界一看，方知第十二金童遭受苦难。太白金星欲怜救于他，又屈指一算，尚需五年的苦难始能超升天庭。又想：“目下不能挽救，我须升奏玉帝，再为另作计议。”想及于此，又



驾云而去。

那金郎正在垂泣之间，后面忽来家人呼唤。走近金郎面前，见其衣服湿透，便问其情由。金郎以始末告之，家人安慰了几句，并言：“若见你嫂嫂，老仆自当说情。刻下午饭已备，不见你在厅上，故来寻唤。你快随我来，免得你嫂生气。”金郎只得垂头跟老家人来到厅上。走至厅前，见马氏已在席上自饮，其兄并不在家。马氏一见金郎来迟，不觉怒由心生，又见其身上衣服全湿，更是火上加油，便喝骂道：“人家孩子放牛、放羊、割草、锄地，你一天肚子吃得圆圆的乱荡。吃饭不知时候，穿衣不知爱惜！上下唤你吃饭，谁知你要到水晶宫中去！你今方在幼小之时，倘若长大成人，岂不大闹天宫？今日午饭罚免不许吃。待我吃了饭，再行处治你这小畜生！”家人为之解说也不听，一面瞪着金郎，一面吃饭。登时吃罢，即伸拳卷袖，上前一把握住金郎，脱剥身上衣

裤。那老仆知事不妙，怜惜金郎屡次受其打骂，今番更加厉害，忙上前扯住马氏。马氏怒不可遏，恶眼圆睁，横肉显面，对老仆骂道：“这样不知好歹的东西，长大也是害！打死有我抵命，与你无干！”家人、婢女向知马氏凶恶，不敢强制而行，只得退立一旁。这马氏将金郎上下衣裤剥得干干净净，一缕无存，手执三丝藤条，浑身上下一阵乱打，打得皮破肉绽，鲜血淋漓，白肉变紫，周身无一点好处。金郎只是号啕痛哭，连声哀求。马氏那里肯听？后来那金郎抓住藤条，跪下哀告道，“且请大嫂息怒！我身上已打得鲜血淋淋，尚请大嫂看父母面上，容我一次罢了！就如小叔作了你的儿子罢！”马氏喝道：“你这小畜生！还敢花言巧语骗人！今日不打死你，不得干休！”说着，即抽藤条过来，金郎大声痛哭，家人婢女也上前劝说。正在喧嚷之时，门外来了救星。欲知来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 金牛星下凡救金郎 恶马氏存心害小叔

话说金郎正在被马氏痛打之际，忽然来了一人，你道是谁？原来其兄牛金成由城内回来，闻得内厅喧吵痛哭之声，即忙大步奔入。见马氏揪住金郎毒打，上前将藤条抢在手中，把马氏喝开一边，然后拖过金郎立在身旁，代他揩拭血迹，又命家人打水来洗净，找来治创伤的药敷上，穿好衣服。金成以手指着马氏骂道：“你这无知泼妇，只知在此小孩身上出气。闻你时常打骂小叔，我尚不信。今日方知不假。何故又遭你毒打？幸我今日回来，若非我来，

你岂不将他打死？你打的他鬼哭狼嚎，也不怕邻里说话？弄得他遍体鳞伤，叫外人说我是想害死弟弟独霸家产。你把他治的像奴才，我在外如何见人？”马氏被丈夫大骂了一顿，方立起身来，进内房去了。金成又问了家人几句，方知金郎因放风筝跌湿衣裳被打，也自感叹了一回。坐在厅上，自己思想：“父亲遗命，嘱我好生看待幼弟，不料不贤之妻凌虐于他，真正令人可恨！我以后自当多留神才是。”马氏自那日被金成责骂以后，虽然仇恨在心，却不敢再下毒手。夫妇之间，不免时有齟齬，却也无大妨碍。

到了次年，金郎年已九岁，也常常去割草、放牛，不多在家中惹气。无如金郎的难星未满，不能脱离苦海。金成不在家中时，衣不得暖，食不得饱，早晚打骂，在所不免。金成岂能保护周全？金郎受难，暂行按下。

再说太白金星，那日驾云行经雍州汉水上游之地，见金郎这番情形，发起慈悲之念。往北斗星君处，公事已毕，返天庭至通明殿玉帝驾前复旨，奏道：“当年陛下命臣送贬第十二金童下凡投胎，臣昨日驾云行经其地，忽见怨气冲天，拨云一看，始知金童备受折磨，虽金童应受劫数，诚可怜可悯！臣特奏请圣上赐予解脱之法。不然，恐遭其嫂毒毙，无可挽回。”玉帝闻奏，谕道：“卿家有何方法令其解脱？”太白金星奏道：“金成家中有牝牛一头，刻下腹怀犊牛，准于明日生产。陛下可降旨，命金牛星下凡，托附牛身，使其产下，可为金童作伴。有患难之处，金牛星自然报告金童，可免性命之虞。”玉帝点头称是，因降旨道：“差卿往斗牛宫，命金牛星下凡救护金童，以待金童难满之日，金牛星可以化身脱离，搭救同上天台。”降旨已毕，玉帝退朝

回宫不提。

太白金星领了玉旨，退出通明殿，走到朝门以外，驾云而去。一路由西而东，经过天河西云锦宫旁，直往无尘大道，至斗牛宫前下了云头。进入宫中，至西廊下会见金牛星，面宣玉旨。金牛星领旨，又同太白金星叙谈了一会金童之事，遂携带天书宝物，随同太白金星出了斗牛宫，同行驾云，直往南天门。出了南天门，直往雍州地界，到了汉阳郡牛家庄上，拨云分别下去。太白金星自驾云头回天庭复旨不提。

且说金牛星带了天书并宝物藏在身上，下来附入牛身。那牛正在临产之时，将欲产出，金牛星已化魂入魄于牛身。阅书诸君驳问在下胡言乱道：“那金牛星既下凡投胎，何以携带天书宝物，难道化作牛身，尚能施用天书宝物么？”诸君有所不知，神仙举止，凡人何能识破？那可与人见

闻？即如人犯天条，欲作隐恶之事，忽然半空中霹雳一声，恶人立时殒命，又不见神仙的踪影。可见神仙行为，天机奥妙无穷，凡人安能得知？闲言少叙，再说小牛产下之后，牛金成忙命家人代牛洗浴，及看待老牛等事。以后老牛不久亦生病而亡，但剩下小黄牛一个。马氏交与金郎去放牧，那小牛渐已长大，耕种田地，似善解人心，能知人事。自金郎天天放牧小牛，每日受其嫂虐待，有什么苦楚，就对这牛说说。那牛也常常拿角、头在金郎身上蹭，好像疼爱他，安慰他的一般。金郎之苦说着令人酸鼻，听之伤心。正是：

吉人自有天来相，

苍天不加悔罪人。

又过了一年，金郎已经十岁。马氏叫他终日牵牛牧养、上山割草，金郎不敢不遵。那牛颇知人事，每见了金郎之面，似乎故旧一般，摇头摆尾，现出喜悦形状。到了

山上，任金郎坐卧玩耍，自己或沿坡吃草，或卧而望天，或与金郎相依相靠，并不远离。早随金郎而出，晚随金郎而归，竟真的成了朋友。马氏以金郎作了牧童，更加视如猪狗一般，丈夫不在时，命金郎日里上山牧牛，夜间牛栏内同眠。金郎不但不违抗，反倒觉得同牛在一起更为安然。

一日晚上，金郎睡在牛栏以内，将至半夜，正在浓眠之际，那牛将他以足踢醒。只闻牛言道：“小主人醒来，我有言向你说。”金郎被牛踢醒，唬得魂不附体，怎的牛能说起话来？又听了那牛说道：“金郎，明日午饭之时，你有性命之忧。”金郎诧异道：“你何以知吾明日午饭之时有性命之忧？”那牛回道：“你嫂特制药面，想要毒你。”金郎道：“我嫂有心害我，你非人类，何以预知？”那牛道：“你我均有缘分。畜类口不能言，耳可以灌听百里。我作人言，此乃天机，不能泄露。所言谨记在心便了。”



那牛言讷,再不做声,便倒身卧下。金郎见牛如此,自己仍卧一旁,思来想去,终是不明:“嫂既害我,牛能预知,牛依人言,甚为奇怪。”若知明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 大分家仅得一牛 小便宜马氏欢心

40

话说金郎睡到天明，仍牵一牛直往山中去了。家中马氏果然暗中买了砒霜和在面内，作毒金郎之用。到了晌午时分，金郎回家吃饭，走至厨房，马氏指着一碗面，令其取吃。金郎一见是面，曾记夜间牛告之言果然不错。虽端在手内，不敢吞吃。马氏见其持而不食，即上前打了一下，金郎乘机松手，面碗落地，立时化火一阵闪光，吓的金郎面如土色，又怕马氏打他，即忙飞跑去了。逃到山上，那牛还在吃草，金郎跑至牛面前，哭道：“牛呀，牛呀，你昨夜所说

之言果然不差。幸你预先告知于我，不然你我生死各别！”那牛闻言，点头答道：“今日发生此事，你兄不在家中，你固不能回家。明日午时，你兄准到家中，那时回去面告，你兄长自有道理。”那牛言讫，也不再言，吃草去了。

金郎即依黄牛之言，不回家去，寻了一些野菜及野果权且充饥，夜晚依山崖靠牛而卧。到了次日午间回家，老仆连忙告诉道：“你兄回府，查问你，老奴将有些事大概禀知，只不敢说昨日饭里放了什么东西的事。你兄正在后厅骂你嫂，你可乘此进去。”金郎一听，依言进见兄长。行礼已毕，站立一旁。马氏因金郎而挨骂，一见金郎回来，咬牙切齿。金成即令其弟先吃午饭，不一时饭毕，问其情由，金郎讲了碗掉地上立时化出火光之事。金成大怒，指着马氏骂道：“你这狠心泼妇，专作昧心之事，我也劝过多次，不但毫不改悔，反而变

本加厉。自古有云：‘最毒泼妇心。’真是不假！我亦别无他法，只得请母舅到来，分析家产，免至损害吾弟。我不能忘却父亲遗命，让外人传为笑柄。弟虽年幼，可着老家人伴他过度，使你这泼妇无从下手！”马氏闻得此言，听得要打发金郎出去，心中甚喜，但闻分析家产，则竭力反对，说道：“筷子长一个毛孩子，分什么家产？那还不知是谁的种！”金成一听，立身冲上前去，揪住马氏头发，捺倒地下，殴打一顿，打得马氏号啕大哭，幸而众家人上前劝解，将金成挪坐椅上，又各人慰劝了几句，始得安息。金成走入房中，亲笔写了请柬，命家人去请母舅安云生来，分派家产。老仆领命，拿着一张请帖，跑到安云生家中。安云生接着一看，只见上写道：

母舅大人尊鉴：久未叩询，孺慕奚如。兹因家门不幸，父母相继辞世，聊有家产，难释内顾之忧；每出经营，

多为外务之迫。惟有幼弟在家，屡遭恶嫂虐待。今为不负家父遗命起见，请大人移玉下盼，以替甥等分派家产为荷。特询金安！

成  
甥 金 同拜  
郎

安云生看罢，想道：“妹丈死后，遗留幼子，既遭其嫂凌虐，只有分居。所幸大甥尚有爱弟之心，也算难得。”想罢，长叹一声，即换了衣服，随同老仆来到牛家。牛金成迎入大厅之上，酒席款待。吃毕，家人送上茶来，吃茶之间，安云生道：“贤甥有书相邀，阅之不胜诧异，尔父只生你兄弟二人，尔继母虽然去世，尔早已成婚，须要兄友弟恭，夫唱妇和，方可慰尔父母九泉之念。尔弟尚幼，如何欲分析家庭？”牛金成道：“娘舅有所不知。兄友弟恭，甥非不知。惟不克夫唱妇随，时常凌虐幼弟。弟年幼本不忍分出，甥深恐幼弟遭悍妇之毒手。”

安云生又向金郎询问了平时衣食状况，遂责马氏道，“甥媳如此生性，却于道理上大有非分！小叔在家，亦应好生看待，打骂于他，可算恶极。何可令他同牛伴宿？世上那有此等作嫂子的！”叹息一会，对金成说道：“贤甥决意与弟分居，亦是顾全幼弟之一策。”说罢，即叫取过纸笔，金成遂将文房器具取来桌上，磨浓墨汁，又取来家产账簿，请安云生过目。安云生看一遍，又向金成询问了一些房地产情形，即执笔挥写道：

成  
立分产书人牛金 兄弟二人，今  
郎

因家门不幸，父母相继去世，外务纷纷，内顾多忧，生存兄弟二人，虽则兄友弟恭，而不能夫唱妇和，于是兄弟分析各居，以免发生意外。谨请母舅证为分派公正，省得挣多撩少。望各保守家产，再兴门庭，以不负双亲昔

日之希望。金成地产若干，房舍若干，牛羊若干；弟金郎地产若干，房产若干，牛羊若干。兄弟各执一纸，永远存照。

成  
牛金 同立  
郎

马氏坐在一旁心不甘服，恨不克独吞家产，逐出金郎，无如母舅主持分析，只好忍气吞声。

当下即命金成、金郎二人签押，金成随即签了。金郎上前说道：“兄长虽然签了，我尚不能听从尊命！”说着一溜烟跑出门，上山去了。金郎不肯签押，在阅书诸君不知是何想法。乃因金郎有什么事情，定要同牛暗中商量，凡事听信黄牛之言，照依而行。金郎到了山中，那牛已知因事而来，早早摇头摆尾，向着金郎道：“你此时到来，莫非为分家之事么？”金郎道：“正是有事相问。因兄和我分产，娘舅已写好

分帖，命我签押。我在疑虑之间，故来询问于你。你想此事如何解决？”那牛道：“我看家产，你亦不必贪图。你可此刻回去，对你母舅声明：家产全归兄长，只领素常放牧的耕牛一口，朝夕作伴，馀只衣食而已。”金郎道：“我亦赤手空身，家产丝毫不受，刻下不妨，将来有何办法？”那牛摆动着两个耳朵道：“以后自有道理。”金郎见牛如此回答，也不再言，连忙下山跑到家中。安云生尚坐厅上与金成谈论，一见金郎到来，便令签押。金郎上前深深一揖，道：“多承母舅恩待，甥本不该违命。无如年幼不能执掌家财，暂托兄长收执，我只领取平时所放牧黄牛一口。”云生道，“子顶父业，理所当然，何能你兄一人承受？既是如此，不如不分。”金郎道：“请兄领受，我享衣食而已。耕牛我领，兄亦不得索要。”云生、金成见其如此一定的主张，只好听从其意。签了字样，送出安云生。惟有马氏心中快



活,以为“这小畜生自己倒运,将来一世看牛,早晚饿死。我这里安安稳稳独吞家产,好不快活!”正是:

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

万般不是毒,最毒妇人心。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 天孙女宫中思情 玉清宫圣母请旨

48

且说金郎自分家以后，放牛回家仍在兄嫂处吃饭。马氏以家产完全独享，心中甚是满意，一日三餐随茶便饭，金郎稍减苦痛。且年岁渐已长大，知道好歹，马氏若更加虐待，又怕告诉其兄，兼之家人暗中劝勉，所以糊涂过了一二年，金郎已有十二岁了，时时与牛作伴，牧牛之时也常常割草、砍柴。金郎如今安好，这且按下。

再说天孙织女自那年往天河西云锦宫内，同陪织仙娥工织，固然日夜勤劳，那

一种凄凉苦楚一言难尽，不知何日可能圆满？一日织罢晚歇之时，适值大雪飘扬，落下人间，龙藏形、鹊匿巢。临窗俯视，下界山川一片皆白。眼前惨景，引起愁人心事，即叹道：

工织天宫我尚苦，  
贬下凡尘他更凄。

天孙织女叹罢，向陪织仙娥道：“我至此多年，终年受此苦楚，不知何日何时可得圆满之期？第十二金童贬下凡尘，不知往何地方，又不知受何苦楚，不知尚有相会之日否？”陪织仙娥答道：“天孙毋须多悲，玉帝自然记得，安有受苦不得圆满之日！即第十二金童凡尘受苦，也是他举止过于轻狂，不敬于天孙，罪有应得。天孙何须虑他！”天孙织女道：“话虽如此，金童若非因我之故，亦不至贬下凡尘。自天地开辟，天地之间即有男女。儿女之情，除修身大仙，即天宫王尊亦不能免。金童夺去簪

花，无非好我之故。我以天宫律条严厉，告于王母。今日思之，好不悔恨！今已分离一十二年，不知有无再会之日。”陪织仙娥道：“自天孙至云锦宫中，从织众女工之技艺日进，云锦圣母喜之不尽，必会上报王母。我等以为天孙在此时间不会太久。”天孙织女又道：“我明日定要仰叩云锦圣母，请转奏王母，看何日可届圆满？”陪织仙娥道：“我劝天孙耐守，候玉旨便了！”二仙娥你言我语，陪织仙娥不觉昏昏睡去。

天孙思来想去，辗转不眠。直至天明，硬着头皮来至云锦圣母的殿上，叩伏禀道：“多蒙圣母收留宫内，小仙女勤于织事，指点女工，足不出宫一十二年。但不知何日可得圆满？我既与金童有一笑之情、夺花之事，且为此各受苦十二年，天宫尽皆知晓，想来亦是因缘。不知能与金童再有相会之日否？”云锦圣母道：“今已届十二年，应不会太久。金童之事，玉帝、王母

均有考虑,还请天孙耐守。”天孙泣道:“圣母所言,小仙自宜谨慎小心,届期尚祈通示,或可一了夙缘,那时再为拜谢洪恩!”云锦圣母道:“此事不必多说。纵然急破心肠,不能逆天而行。还是安心工织为是。”天孙织女领命,仍回工织室去了。

这里圣母坐在殿上想道:“天孙织女尚有怜爱金童之心,可见感动了夫妇之情。阴阳相成,男女相和,天地人神所不能免。待我拜谒瑶池圣母,以促成好事为上。”云锦圣母想罢,又一转念道:“天机已定,此时去问,也是枉然!”故此未曾前去。

韶光易逝,日月如梭,转瞬之间,又是一年。将届七月初间,天孙织女又去云锦圣母处要求转奏王母、玉帝。圣母以为已经十三载之久,应予毕其惩处,了其夙愿。且又曾准其代为转达,故至此时,不得不代往动问。即传命众仙女预备云车,往瑶

池圣母处。仙娥领命，即出了云锦宫，经由无尘大道到瑶池宫。顷刻之间下了云车。守宫仙娥见云锦圣母到来，连忙至内宫奏知。王母闻奏，即同仙娥来至殿上，只见云锦圣母同仙娥已至阶前。彼此相见，一同坐下，仙娥捧上仙茗甘露水来，啜毕，云锦圣母道：“特来奏询圣母，那年天孙织女发往云锦宫内，工织多年。金童倾心天孙，心亦诚实，天孙虽然有意，尚能以礼自守。天地之间，唯情与理，入情人理，是为得之，唯礼可以使之两全。今应届圆满之期，圣母以为将如何办法？”瑶池圣母道：“圣母今日至此，我也知为此事之故。若辈既已经受苦楚，玉帝亦有怜爱之心。今日暂请圣母回宫，我明日朝见玉帝，请旨定夺，差太白金星下凡超拔金童、金牛星同上天庭，了却此事。”云锦圣母笑道：“乐极生悲，悲极生乐，乃理之恒情。我等当从中撮合，方为善举。”王母点头称是，笑而不答。

云锦圣母遂告别而去不提。

不一时，天妃圣母又到，步入殿，瑶池圣母也是仙茗招待。谈了多时，瑶池圣母告以云锦圣母已经来过，又劳天妃圣母到来，实为慈念之所致。二圣母谈了几句，天妃圣母即告别出宫去了。瑶池圣母坐下一想：“事已届期，不得不申奏玉帝！”即命仙女取上文房四宝，铺上本章，亲笔一挥，写成奏册一本。次日清早，带宫娥二名，出瑶池宫，驾起六云车，不一时，先到了灵霄殿仪门，步入玉清宫中。见了玉帝，将本呈上。玉帝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臣瑶池散仙，奏达玉帝驾前，为超拔第十二金童、天孙织女团圆事。金童贬下凡尘受苦，天孙织女发往云锦宫内工织，均已满十三年，尚有金牛星下凡护持金童，也已四年之久。仰乞陛下恩准，赦免天孙织女，并差太白金星下凡，带领金童、金牛星同

升天庭。金童与天孙织女既各有爱慕之心，亦宜允其早日婚配，以了其夙愿。此乞陛下垂鉴为幸！

臣瑶池散仙谨呈  
不知玉帝可能恩准？且待下回分解。



## 第八回

### 太白金星点化金郎 一封遗书留别兄长

玉帝看了呈奏，即叹道：“真是时光易逝，不觉已过一十三年。既是贤卿上本，理宜照准。朕当即宣召太白金星，差下凡尘去带领金童与金牛星便了。”瑶池圣母谢恩，即退至散仙院，听候玉旨。玉帝在玉清宫吩咐圣母之后，即命内侍仙官摆驾到了通明殿。玉帝升登宝位，众文武星神俯伏金阶，山呼已毕，各归班位。玉帝降旨：“召太白星君进见。”太白金星连忙出班候旨。玉帝道：“今据瑶池圣母奏称，第十二金童贬下凡尘十有三年之久。卿可往凡尘接来

金童与金牛星便了！”太白金星应一声：“领旨！”退出殿外，驾起一朵祥云，直往南天门去了。众星神各自散去不提。

再说太白星君到了南天门，落往下界。一到雍州地界汉水上游，按住云头，向下四面查看一遍，只见金牛星正在一座山上吃草，又见金童睡在一株松树之下。即按住云头落了下来，乃是一位大方道士的模样，手持拂尘，缓步来到牛前。那牛抬头一看，见是太白金星，便摇头摆尾，喜悦非常。太白金星笑道：“金牛星，你在这里平冈细草，清风白云，好自在。今我特来探你。在天宫之时食仙桃、仙果，龙肝、凤髓，到了凡间，竟吃荒山野草了！”金牛星道：“星官勿要取笑！我也为挽救金童而来，并非自己的障孽，以至于此，星官何必取笑！”太白金星道：“你为挽救金童而来，我为请你到此。金童下凡，亏你终日作伴，患

难告知，如此赤心忠胆，实可钦佩！今奉玉帝圣旨，命我至此，召尔等同上天庭。你可唤醒了金童，以情告知。”金牛星领命，到金郎面前，以嘴拨动。金郎惊醒，忙起身问道：“捣我何事？”那牛道：“太白金星奉旨下凡，命你我同返天庭。快上前拜谒太白星君！”金郎一闻此言，甚为诧异。抬头一看，只见一位仙长坐在前面大石之上，向金郎笑嘻嘻的招手。金郎只得上前，向太白金星深深一揖，道：“仙长下降，感恩不尽！闻黄牛言，仙长至此，来超拔我等同上天庭。我等凡人畜类，安能上天？”太白金星笑道：“适才金牛不曾告诉你么？你们均由我送至此地，今已过十三年，玉帝仍差我带尔等随我上去，以了结尔等之夙缘。”说着，太白金星即由耳中取出一粒仙丹，命金郎接下而吃。金郎接在手中一看，见那一粒仙丹有桂圆大，形有五色，不敢吞吃，那牛在旁道：“只管吞吃不妨，包你明

达。”金郎依牛之言，吞吃下去。不一刻，但觉身体轻爽，精神充足，乃向太白金星叩谢道：“多承仙长恩德，感佩不忘！在下将如何行动，尚乞仙长明白指示。”太白金星道：“你本来系天台玉帝驾前第十二金童，那年玉帝圣诞，命你往圣母瑶池宫中，借取温凉玉杯。你到了瑶池宫中，见天孙织女美貌，即戏侮天孙，摘取梅花，因而触动帝怒，将你贬下凡尘，遭受苦痛，今已届圆满之期。金牛星因你在凡，恐有性命之虞，故奉玉帝命下凡救护。亏他伴你受苦！你凡间之兄对待于你，尚有恩德，今既离去，不能无情。你今辞别于他，虽不能面别，亦应遗一纸书，以报十多年手足之谊！”

金郎听了这一番话，恍然大悟，更加仙丹感动，已有五分仙气。当下寻了一块白石，吹了一口气，那白石就变化为纸，又以手在石洞内取水，浇在泥尘之中，立时又化一堆墨汁，又折了一枝松枝，仍呵了

一口气，又化做一枝羊毫笔。遂伏在石上，持笔浸饱墨汁，挥写起来，登时写好，送与太白金星看了一遍，太白金星道：“就照此说，你快送去，我们在此等你。”阅书诸君至此或以在下前言不搭后语：金郎既未读书，何能写字？诸君不知，金郎未服仙丹之时，纯系凡人；及服仙丹之后，虽形貌未变，然已有仙气，实具金童之神智。玉帝驾前金童，安有不识字之理？闲言少叙。且说金郎听太白金星之言，一溜烟如飞而去，来到家门，只见老仆坐在门内，起身问道：“小少爷回来了？请用饭去罢！”金郎道：“我有一封书在此，你可代递兄长，我也不进去了。”家人道：“少爷因何不进内去？只遗书一封，是何用意？”金郎道：“你也不必细追，因兄长待我有恩，我故不能忘却，今日永别，故有书留言。又蒙老门公素日照应，我也拜别了。”说着，深深一揖，转身去了。老仆欲上前拖住，追赶多时，未能赶

上。自此金郎一去,永无会面之日,惟有遗书道谢而已,那马氏虐待于他,后来自有报应。

此时牛大少爷回来,见老仆气喘吁吁的,立足问其情由。老仆即把遗书递与金成。金成接在手中一看,大吃一惊。要看下回,后事自然明白。

## 第九回

### 马氏女恶贯满盈 会织女河边藏衣

话说金成接了老仆转递遗书，便走入内厅，拿了一张椅子，坐在窗前，打开一看，上写道：

金成兄长：手足之情，恩同再造！素遭恶嫂惨害，若非兄长护爱，则弟之青春年少，早送于恶嫂之手。弟本仙童下凡，今磨难已满，蒙准返回天庭。黄牛亦是天神，为作伴而来。自此弟同黄牛永别兄长，特为拜谢。此请仁安！

弟金郎遗书拜

金成看罢，如失魂魄，茫然不知所之。久之，移步进屋，坐在窗前沉吟不语。想了一会，不由的一阵心酸，两行热泪滚滚而下。正在垂泪之际，马氏走来看见，上前问道：“君家独坐，何以垂泪？想有什为难之处，不妨告知妾身，或者互相磋商，以解君闷。”金成闻了马氏唠叨之言，不觉怒从心起，即以书纸向马氏面上掷去，马氏登时脑浆迸裂，倒地毙命。看书诸君不免又要疑惑，原来那书纸系石吹成，乃仙家之妙用，因马氏恶贯满盈，故金成以书掷去，即化作石块，石块掷在脑上，岂有不打死之理？马氏如此下场，乃凌虐金郎之报。吾劝世人，须以忠厚待人，万不可效尤马氏！金成见马氏忽然脑浆流出而死，甚为诧异，又见书纸化成一块石板，就知马氏应死于非命。即棺殓埋葬而已。这且按下。

再说金郎送了遗书之后，回到山上，



那牛已经化身变作神将形状，身穿绿袍，密长红须，戴了一顶金盔，站立一株大树之下。又见松树上挂了一张牛皮，毛色均像旧牧之牛，金郎知是变化身形。将至松树之前，太白金星笑道：“你送书信回去，府中出了意外之事，你可知道？”金郎道：“我兄出外，书嘱家人代递，怎的有意外之事？”太白金星道：“你的书纸本是石板吹成，你兄看过书信之后，伤心不已，马氏问故，你兄以书怒掷，纸化为石，马氏脑裂而死。此即虐待你的报应。如今闲言不叙，松枝上挂的牛皮一件，你可披在身上，方可升腾驾云，同上天台。”金郎道：“仙长令我披牛皮，可以升腾驾云，难道仙长和牛星官也是披皮么？”太白金星道：“金童有所不知，你乃投生凡胎，生成骨肉之体，今虽具神仙之神智，尚未有升腾之能力，于是命金牛星化身脱皮，使你借皮升腾。兹已夕阳西斜，不必久延！”说着，来至松树前

取下牛皮，念几句真言，手画二道天符，又用拂塵一扫，将皮披在金郎身上。三位星官登时驾了一片祥云，直向南天门去了。

到了南天门，顺着无尘大道，来至天河之东，按住云头。太白金星道：“今日时已迟了，明日早朝见驾，面奏圣上。今宵我等暂在天河东天将行宫住宿。”金牛星道：“这也使得。”三星君下了云头，立在宫外，四面一看，天河无涯，大水满天。天河边有浴衣仙台，有龙穴鹊巢，无尘大道旁有仙松月桂，及各仙官宫室亭台，四处林立，无半点灰埃，真是逍遥极乐天界。

三位进了天将行宫，有三两位星官来迎接。一齐来至殿上，只见深堂大厦，有的陈列琴棋书画，有的陈列刀枪剑戟、弓箭盔甲、金瓜月斧等件。看罢，随太白金星到后殿，便是一个安静所在，四面如铜墙铁壁一般，两旁有厢房，内有床帐被褥，茶几桌椅，各色器具。三位星君步入内室坐下，

有一仙童捧上茶来。金童吃了一口，只觉奇味异香，非常解渴，立时腹中响动，似乎难过。原来由凡间上天之仙，必先在天将行宫内洗净五脏中之凡食，再入天河洗净皮肤，方能成全仙体。当下吃了仙茶之后，太白金星知他要洗肠净腑，对一小童说道：“可领往后面净垢坑内方便去。”金童此时腹痛不堪，连忙随小童到后面一所空小屋内。金童蹬在坑边，将凡食出干净，登时神爽气清。回到前面厢房内，已是月光明耀，正是七月初日，天气尚热。太白金星见其回来，又说道：“你今洗脏之后，已成仙体，还须往天河洗净身体，方可进见玉帝。”说罢，太白金星打坐蒲团之上，服气炼形，闭目养神。金牛星在凡化身为牛，金童送书之时，太白金星已有金丹洗净他的肚腹，早已改皮换骨，况他下凡之时，带有天书宝物，无须出垢洗浴。金牛星也睡在榻上去了。

惟有金童忽然想起，昔年在王母瑶池宫中，见到天孙织女，花容月貌，脉脉含情，自己一时丧魂落魄，不能自禁，以致忘记领旨在身，而夺其簪花，动作唐突，惹其动怒，自己犯了天条，也害得她身受惩罚。如今彼此分离一十三载有馀，不知她今在何处？思前想后，心中甚是不安。即趁着月色，步出行宫外，不见一神一仙，但见各处宫舍四布。他信步而行，不一时到了天河岸边，见银波闪闪，细浪淘月。他心事重重，远望对岸出神。后来想：“何不到天河西一看？”遂驾云而起，落于对岸。才站定脚，忽闻言语之声。随着看去，不远处几位仙女在天河内洗浴。他正想避去，忽见内中有一个，好似天孙织女，不由得立定细看，果然不错。心下想男女各别，不能亲近。又当其洗浴之时，更是于礼有碍，如何是好？又转念一想：此次不见，将来恐永无

见面之日，我已因她遭劫尘凡，更有何惧？一面想，一面走，不一刻到更衣台，心想：何不偷其仙衣，以慰思慕之情。因就靠近天孙织女处之更衣台，偷了衣服，藏身于无尘道旁，以俟织女寻衣。天孙织女在天河洗浴完，到更衣台上，不见衣服，大吃一惊。四面寻看了一回，又见众仙女均已洗毕，穿衣招呼先行而去。这天孙织女，正在寻觅之间，遥见无尘道旁有一仙官，心欲上前查问于他，又见自己只着亵衣，怎好见他？思来想去，进退维谷。金童远见天孙织女一个站在河边，料是寻衣不着，便把该衣夹在肋下，迎将上去。天孙织女一见男子走来，岂不羞煞，欲避又不及，急得叫喊起来。金童见天孙织女着急，忙道：“不必惊慌！我非别人，就是昔年在瑶池望月阁中，夺你簪花的第十二金童。摘取梅花，违了玉旨，贬下凡尘。今及圆满之期，又返天台，却巧在此同你相会，想彼此应有夙

缘！天孙之衣在此，快去穿好。”天孙织女一听是昔年金童，一惊一喜，心中稍安，硬着头近前，取衣穿好。两相行礼，天孙挽住金童的手道：“那年我因畏惧王母威严，告诉王母，想你是玉帝座前金童，责备几句罢了，不想被贬凡间，受尽磨难，令我懊悔无及，日夜不安。我在此先赔罪了！”说着，俯首为礼。金童忙扯着道：“天孙不必如此，我决无埋怨之心，只是因我之莽撞而使你受罚，深为歉疚。思念之心，无时无刻之！”天孙织女又道：“自你被贬下凡，我亦无一刻不惦念。我被贬云锦宫中工织，至今尚未超拔。你我三生有幸，今日不期而遇，足慰平生之望！”说着，两珠仙泪，滚滚下来。不知后事，且待下回分解。

## 第十回

### 思旧情夜叙天河岸 失职守二次遭天谴

话说天孙织女与十二金童叙谈之间，均不觉泪下，彼此感念旧情。金童劝慰道：“天孙不必如此，我下凡十三年之久，今届圆满，玉帝降旨，差太白金星召我返回天台。今彼此偶然相会，各悉苦情，亦稍慰思念之情。就是天孙在云锦宫中工织，至今不曾超出苦海，吾见玉帝之时，自当恳请！”说话间，即拿出手巾替天孙拭泪。织女又道：“既你到了天庭，想必明日早朝与太白金星及金牛星同见玉帝，倘玉帝怜你我之情意，真是夙缔良缘了！”金童道：“事

在天定，玉帝必不令你我永久分离，以违天地间无妄之情。请天孙回云锦宫，无过于忧虑是幸！”二位又说了一会，依依作别，各回所在去了。

金童回至天将行宫，到了内室，见太白金星同金牛星睡着，也不去惊动，悄悄步至一张榻上，倒身卧下。

70 一时天明，红日东升，三位星君以甘露净面漱口。太白金星道：“此时不早，我等快去复旨！”三仙出了天将行宫，驾云直往通明殿而来。不一时，已至朝门以外，下了云头，同入朝门，步至通明殿阶前。只见众文武星官，俱立品级台前，候玉帝升殿。不一时，金钟三响，玉帝驾登宝位，各仙官齐伏金阶。山呼已毕，帝赐平身，各归班坐。惟太白金星、金牛星、金童三位俯伏不起。太白金星奏道：“臣领旨下凡，宣召金牛星、十二金童回阙，今已带回，一同见驾，请旨定夺！”玉帝闻奏，便道：“卿不惮



辛苦，料理周到，其功堪嘉，加封护花、护情使者之职。”太白金星谢恩。帝又道：“金牛星下凡挽救金童，陪伴受苦，足表忠忱，加封金牛大王。”金牛星谢了洪恩。玉帝又向金童道：“尔昔年违旨，戏侮天孙，因贬凡尘受苦过十三年。朕怜悯于你，故命太白金星召回天庭。尔既知过必改，后宜慎重，不可复蹈故辙。朕今俯从尔等互相爱慕之意，特赐婚配，以遂尔等之心愿。”金童叩头谢恩。又命太白金星道：“卿可领旨，往云锦宫中，降旨云锦圣母，赦出天孙，同往天将行宫内灵藻宫成婚，以后仍在云锦宫从织、教织，精研技艺。金童今后着至斗牛宫，任牵牛星君，为金牛大王从官，以主天下农耕。亦以引导天下男子勤于耕作，天下妇女手巧心灵。亦宜男耕女织，夫唱妇和。”太白金星领旨。又向金牛星道：“金牛大王可仍回斗牛宫，有事再行宣召。”金牛大王领旨，退出殿外，驾了一

朵祥云，直往西斗牛宫去了。

这里太白金星候玉帝退朝，方同牵牛星君出了朝门，又与各星神道别，驾云而去，仍由无尘大道回天河东天将行宫。还至内室，太白金星吩咐道：“牵牛星君在此少候，待我往云锦宫去，宣旨于云锦圣母，领出天孙织女，那时我即将他带同至此，你们便可了此姻缘了。”牵牛闻言，不胜欣喜，拜谢道：“老仙长玉成此事，此恩此德没齿不忘！”太白金星道：“牵牛星君说那里话来？神仙向以慈悲为本，况为玉旨所嘱。何必如此谦逊！今日正值七月七日黄道吉日，正可团圆，你可赶快找金牛大王派其侍从，并你当年同侍玉帝驾前之金童，在灵藻宫布置停当，以迎天孙。”说罢，太白金星走出宫门以外，乘坐祥云，穿过天河，来至河西云锦宫。下了云头，步入大殿之上，见了云锦圣母，宣读玉旨。圣母跪

领玉旨，又请太白金星坐下，叙说了一会金童、天孙之事，即告别出宫。来至天河东灵藻宫内，告知了牵牛。牵牛好不欣悦，只忙的手足不停。只见布置的水晶仙床、锦绫绣帐、红霞锦被、鹅月鸳鸯枕、龙鳞褥席，及玉石踏板、几席屏条，一切摆的齐齐整整。室门挂的仙鹤卷风门帘，门上横匾一张，名曰“佳偶天成”。太白金星见准备妥当，遂嘱咐了几句，告别而去。

此处云锦圣母传命仙娥：“吩咐天孙织女，修整容貌，备妆衣饰，今晚送至天河东天将行宫内，喜结良缘。”仙娥领命，来至工织室内，告知陪织娥女并天孙织女。天孙闻言，心中大喜，陪织仙娥也都即忙为他梳妆打扮，整理衣饰，俱高兴不已。

一切料理完全，已夕阳西斜，玉兔东升，至黄昏时分。陪织仙娥拥出天孙。仙娥搀扶天孙上殿，拜别圣母，然后出宫，一同驾了一片红云，直扑天河东灵藻宫而来。

按落云头，仙娥扶着进入内室，牵牛早已披红挂彩，立在阶前，恭恭敬敬，迎接天孙织女。将至阶前，牵牛上前挽住一手，同入内室，款以茶果、仙品等类。天孙织女一看，只见：

床帐被褥，布置的齐齐整整；书画琴棋，安排的色色新新。非比那凡尘牧牛时代，更遂了工室思郎情心。

74

真是悲极喜又至，但愿恩久情更长。

天孙织女，嫣然一笑。即卸了冕冠衣饰，吩咐仙娥退出，安息不提。这里牵牛、天孙二仙遂成夫妇，锦帐恩情，说不尽你恩我爱、天长地久的言语。自此情投意合，誓同生死。即如在下凭这一枝羊毫，亦难述说清楚，何况是天宫仙女、天界星君之事，安可斜批胡论？此是作书人之交代。

自此牵牛、天孙成了夫妇，彼此不忍分离，终朝在灵藻宫中盘桓不已。且牵牛

本系玉帝驾前差使之金童，自贬下凡之后，及今十三年多，虽然调升天庭，使其团圆，乃玉帝怜爱之念。天孙织女本是瑶池王母处仙女，此时与金童成了夫妻，理应拜谢王母、太上老君、太白金星等玉成之德，并恪尽职守，勿怠天宫之分工。不料金童、织女只恋夫妻之情，说不完十三年前的爱慕之心，道不尽十三年中的悲苦之事。看花木奇异，听禽鸟之鸣叫，以为苦尽甘来，理应厮守欢娱，而忘却了玉帝所嘱应尽之天职。

瑶池圣母闻得金童超升天庭，被任命为牵牛星君，又与天孙成了夫妻，至今未曾进谒，也疏于职守，足见终是不肯觉悟，不免引动圣母之怒。即命仙娥伺候出宫，往通明殿面奏玉帝。出了宫门，驾上六云车，一路上飘飘荡荡，已至朝门。下了六云车，仙娥扶着，黄巾力士在后拥护，同至凌霄殿。因瑶池圣母见驾，皆在玉清宫便殿，

故而直至玉清宫中。玉帝见瑶池圣母到来,知有事故,在便殿传问,瑶池圣母山呼已毕,即奏道:“蒙陛下降旨,牵牛、天孙团圆婚配,乃仁德圣主怜恤之旨。诟伊团圆之后,贪念不足,尚不知悔。且牵牛本系驾前侍从,天孙系陛下之外孙仙女,瑶池宫中之仙姑,即如婚配之后,亦宜各执司事,何能因儿女之情抛却应分之事?故此臣特见驾,请旨定夺!”玉帝闻奏,降旨道:“卿所奏甚是,朕也常问彼等之行为,众臣皆言不知,彼二者既贪心不足,实属不容宽赦!卿家暂回瑶池,朕当发天神捉拿见朕。”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 李老君二次解围 再遭贬各分东西

话说玉帝待瑶池圣母回西方宫中去，复至通明殿，升坐宝位，宣召托塔天王来上殿。托塔天王至殿上，俯伏金阶，山呼万岁。玉帝降旨道：“差你往天河东灵藻宫内，捉拿天孙织女、新任牵牛来见朕！”托塔天王领旨，退出通明殿，玉帝返回玉清宫不提。托塔天王出了朝门，驾了云头，直往天帅府而来。进了天帅府，点齐随身天兵天将，带了刀枪剑戟、弓箭马甲，行由无尘大道，到了灵藻宫门前，先将宫门守起。一座极乐宫室，登时如临大敌。

牵牛、天孙正在欢娱之际，听得宫外人声喧闹。不知何事，继见守宫仙娥飞奔入内报道：“天孙！大事不好了！宫外天兵严守宫门，声称玉帝有旨：‘捉拿天孙、牵牛问罪！’”二仙闻此，吓得魂不附体，面如土色。又见天兵冲进宫来。牵牛、织女慌忙挽手奔出室外，由天井飞腾半空。天将见其飞逃，即飞跟上去。正是：

知足者能得常乐，

有量者能忍自安。

却说牵牛、天孙在半空中被天兵追赶，不能脱逃。天兵持刀斧堵截，牵牛、天孙胡乱冲撞，寻路而逃。天兵不敢以刀斧伤他，只有追捉而已。下面兵将摇旗呐喊，牵牛、天孙受上下之逼迫，退至天河中心，力也疲乏，支持不住，跌入天河，漫头过顶，浸入波中。天兵追至岸边围住。天孙、牵牛正在万难之际，太白金星驾着云头喊道：“天兵且慢动手！牵牛、天孙本无死罪，不须如此



迫逼。好生嘱他二位，同去见驾面奏便了。”天兵正在河中鼓噪，听见空中喊说之声，抬头一看，见是太白金星，便登波上岸。太白金星道：“牵牛、天孙只管放胆上来，随同天将上朝见驾便了！”二仙听了太白金星之言，只得上岸来。太白金星又道：“天将等好生带彼前去！”说罢，转身驾云去了。

众天兵拔队前行，托塔天王带牵牛、天孙直往通明殿而去。不多一时，已到朝门之外，各人下了云头，天兵在天朝以外肃立。托塔天王带同二仙进入通明殿，玉帝升登宝位，托塔天王及牵牛、天孙俯伏金阶。山呼已毕，托塔天王奏道：“臣领玉旨，捉拿牵牛、天孙，彼恐惧逃窜，故此有所耽延。幸太白金星经过，命彼好生随同上殿，方肯同来。今已解送上殿，请旨定夺！”玉帝闻奏大怒，道：“看此二逆生，不知天理，抗旨违法，视天律如儿戏。朕差天

将捉拿，竟怀侥幸之心，以图逃避，岂能宽恕！如不斩首，岂能镇服天神！”即降旨，命托塔天王推出朝门斩首交旨。托塔天王领旨，心下迟疑，然见天威震怒，也不敢怠懈，即吩咐天兵将牵牛、天孙捆绑起来。正当此时，闻殿下大呼之声：“刀下留人！”托塔天王回头一看，即命众天兵暂缓。只见太上老君白须飘拂，匆匆上了通明殿，俯伏金阶，山呼万岁。玉帝问道：“老卿上殿，有何本奏？”太上老君奏道：“老臣适在兜率宫服气炼形，忽闻金鼓之声。老臣屈指一算，方知圣上降旨捉拿牵牛、天孙问罪，且以其抗旨逃窜，扰乱天庭之罪，将要问斩，特来奉请圣上息怒，改令彼分处两地，无使相见，令其思过。乞圣上恩准！”玉帝闻奏，道：“老卿有所不知，牵牛、天孙不知朕已恩厚，但欢乐满足，废厥天职，若不严惩，将何以维持天律？”太上老君又奏道：“圣主仁德，老臣莫不钦佩！无如牵牛、天

孙本欠阅历，况新婚之乐，彼固贪恋不舍，罪有应得。然念其新婚不久，情稍可原。又幼稚无知，冲撞天律。尚乞降旨免斩！”玉帝道：“老卿之意见却也使得。可传朕旨，免去斩罪，即如太上老君所奏，命牵牛永居天河东天将行宫内，饲金牛天犊，不得越出范围。倘敢故犯，决不宽恕！天孙织女命其永居天河西云锦宫内工织，勤于织事，静心悔过。”玉帝宣诏已毕，退朝回宫不提。

太上老君领旨出了朝门，将旨宣告托塔天王，即驾云去了。托塔天王遣分了众天兵回天帅府去，只留天兵四名押了牵牛去往天河东，两名陪织仙娥押了天孙，去天河西云锦宫。二仙临别，互相拥抱大哭，天孙哭道：“妾同郎君一别十三年，今日才得相会团圆，不料未及一载，忽又永远分别。为何妾和郎君偏遭此惨苦之祸？令妾怎忍舍得郎君！”牵牛泣道：“天孙悲苦之

言,实在令人心疼,你我之颠沛流离,不论是何星神,均无如此情状!常言云:‘快活无非天宫’,不料你我不能脱出苦海,怎不叫你我伤心!今日事已至此,断无挽回之法,只好暂行分别,日后苦守真心,再行仰求玉帝恩旨,或者尚有相会之日,也未可知。还望止泪,不必过悲,以免伤神损体,惟有耐心以待天时而已!”欲知二仙后来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 天孙如愿鹊桥重会 七夕相逢名留千载

话说托塔天王领天兵数名将解送牵牛星君、天孙织女分别往天河之东岸西岸。二仙抱头痛哭，不舍分别，说了许多恩情苦海之言，实在难分难舍。托塔天王见此情景，只好等待。既久，强令分开。二仙无法可施，只得分头而行。纵有凄凉苦楚，任你万斛愁肠，无处可以倾诉。

托塔天王令四天兵送牵牛于天将行宫，自己送天孙织女至天河西云锦宫中，见了云锦圣母，宣示玉旨。云锦圣母接旨已毕，复请托塔天王坐下，问明情由。仙娥

送上仙茗,又命把天孙呼上殿来。天孙并陪织仙娥来至殿上,倒身下拜,流泪不已。云锦圣母上前扶起道:“天孙情种真是薄命!本指望十三年苦别之后,夫妇天长地久,而一时忽于自律,恣情怠事,有违天规,使玉帝动怒,责天孙与夫婿永离,以致抱恨千秋。既然旨意已定,当澄心自省,勤于织事,玉帝必当宽宥。今日事已如此,天孙也不必悲泣,稍事休息,即同陪织仙娥,往工织室上机,以便向天王回旨!”天孙哀泣道:“圣母所谕之言,小仙谨宜领受。日后尚乞圣母多多看顾,有所挽救,小仙感激不已!”说毕,起身拭泪,同陪织仙娥仍往工织室中去了。

托塔天王亦起身告别,出外驾起祥云,往天河东而来。到了天将行宫中,只见四名天兵立在门外。牵牛见托塔天王到来,忙上前迎接,同入内室,对面坐下。托

塔天王向牵牛道：“我已到天河西云锦宫中去过，劝勉天孙不必悲伤，务宜耐守天时，自有升拔之日。牵牛今与天孙二次分拆，确为悲苦之事！小将奉旨，不敢违抗，多有冲撞，尚乞包容为幸！今且独居在此，暂为耐守，精心于饲养之事，假此修行。或可感动玉帝，解释遗恨。不必心慌意乱，以保守仙体为要！”牵牛垂泪言道：“天王金玉良言，感我肺腑，小仙不敢抱怨天王奉旨行事。惟恨小童自不谨慎，成今日别离之苦。早知如此，倒不如不成夫妇，也还一身干净，免今日有始无终之憾！”托塔天王又劝道：“今番玉旨已定，不能更移，只好暂为苦守，司奉天职，日后必当有所挽回！”说罢，立身起来告辞。待牵牛送出宫外后，带了天兵复旨去了。牵牛返回内室，闷闷不乐，想：“自凡尘上天，又与天孙配合，喜乐至极，不料乐极生悲，如今独守杳室，怎不令人悲苦！惟是一日复一日，岁过

四时，思想之苦，割断肝肠！我昔年在瑶池戏侮天孙，贬我下凡受苦十三年。超拔天台，指望消除前非，那知又遭无限苦痛！”不免终日叹息。牵牛悲怨，暂且按下。

再说天孙织女，在工织室内终日织锦，心情慢慢平静。然当收工回舍之后，独自倚窗而坐，听天河滔滔之声，不免想起牵牛，两眼珠泪，垂于玉面。陪织仙娥从旁劝慰道：“天孙毋须过悲，今日与牵牛星君拆散，乃是劫数，纵然挂念，也是枉然，保重仙体为上。”天孙叹道：“事已至此，无可挽救。就是哀告云锦圣母，又恐责怪于我。此次不比前次贬其下凡之时，未成夫妇，玉帝故可成全。今既成夫妇，复行分拆，乃是我等废职贪欢所致，怎的还能有所挽救？”二仙女一叹一劝，万分愁肠。天孙织女唯以夜织排忧，札札机声，彻夜不息，众星神莫不生怜恤之心。



一日，太白金星驾云行经天河，见天将行宫并云锦宫二面怨气相交，现于天河之上，即知是牵牛、天孙织女彼此思念不已。太白金星也不免发了慈悲之念，遂停止云头，想了一回，若是上殿保本，又恐玉帝不准。心中暗想，“不如往兜率宫与太上老君商议，看老君有何妙策。”想定，拨转云头，向北方而去。不一时，来至兜率宫前，按下云头，进入宫内。太上老君正在打坐之际，见太白金星到来，起身邀坐。太白金星叩询了仙安，在旁坐下。仙童送上仙茗，饮毕，太白金星道：“今日进谒，特为牵牛、天孙织女之事，前日老君在玉帝驾前，保奏牵牛、天孙免斩，永远分离，讵知自分别以来，彼等思念、抱苦不堪。小星正值驾云南往，见怨气冲空，故此特来告知，以求设法挽救。”太上老君道：“吾亦知之。当时我苦苦保本，令其永远分离，只因当时玉帝盛怒，唯求其免死。迄今虽分拆年馀，犹

恐帝怒未息,故而不敢动问。今既金星到来,自然设下挽救方法。只好共同上殿保奏。亦须写奏章一纸,明日早朝会同见驾保本。”太白金星道:“老君所言甚是!”登时童儿捧上笔砚,展开绢帛,老君口授,金星执笔。本章写好,专待明日早朝上殿。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二星君齐驾祥云,直往通明殿。到了朝门,下了云头,进入朝房候驾上殿。不一时,金钟三响,玉帝升登宝位,文武星官俯伏金阶,山呼已毕,各归班次。太上老君即将本章由传宣星官送呈龙案,玉帝打开一看,只见上写道:

臣李聃、李长庚等,今特奏为天孙、牵牛永别补救事。查天孙织女、牵牛当年违旨,偶动凡心,遭贬十三年多,受尽凡尘艰苦;天孙织女亦于云锦宫中操持织务,十分勤劳。彼此感受苦痛,悔改前非,于去年七月初,蒙

陛下降旨团圆，成为夫妇。彼固悲喜交加，继则你贪我爱，忘乎所以，有负天恩。复经圣上严加谴责，命若辈永远分离。兹经遇离别之苦，终日怨气冲天。情之所钟，固非神力可以挽回。臣等受玉皇之恩，亦留意于天孙之事，谨会同具疏上奏。仰乞圣上恩准，改作每年七月七日相逢一次，以遂双方之愿。并祝圣寿无疆！

玉帝看毕，沉吟了半晌，始言道：“朕依二卿之言，可传朕旨：定每年七月七日牵牛与天孙织女相会一次。天孙当精心织锦，教人间妇女以巧慧；牵牛当究心农事，教人耕播。各尽职守，勿负朕意。”宣旨已毕，玉帝退朝，回玉清宫而去。

这里太上老君同太白金星驾一片红云，再往天河西云锦宫而去，知照云锦圣母并天孙织女，将玉帝所降旨意细述一遍，天孙并圣母俱欢喜不尽。然后又往天

河东灵藻宫内，面传玉旨于牵牛，告知可于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馀当尽守职责，教人间农耕之事，无忘人间作牛郎一段辛苦。牵牛倒身叩谢二位老星君道：“牛郎永世不忘！”起身复问道：“玉旨准吾等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不知可以在何处栖留？”太上老君道：“当七月七日，自有乌鸦、天鹊联接天河之上，使尔二仙两造相会，即可共诉衷肠，以慰夙心。”牵牛谢道：“多蒙二老星君仁德，衔恩无以可报，惟望德寿无疆！小童默祷天心而已。”二星同道：“施恩望报，非神仙之所为，贪念不休，尤望汝等悔戒！”言毕，告辞去了不提。

自此，天孙织女每年七夕走过鹊桥，与牛郎相会，一载离情，一夕倾诉衷肠。天下女子亦望空乞巧，天下农家看之以卜风雨丰歉。世称牛女二星七夕鹊桥相会，便是这桩古典。

在下讲说就此告终矣。

## 有关小说《牛郎织女》 及其校订的几个问题

——《牛郎织女》阅定本后记

赵逵夫

### 一、从《牛郎织女传》到《牛郎织女》

关于牛郎织女的小说，最早有明代《牛郎织女传》。此书正文卷首题“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署“儒林太仪朱名世编”，二、三、四卷并署“书林仙源余成章梓”。余成章是万历年间福建建阳书坊主人余象斗的堂侄，则书当刻于万历（1573—1619）年间。全书用上图下文的形式。共两册，分四卷，五十四则。学者们多将此书与1910年前后的石印本《牛郎织女》相混，故将各卷则目移录如下：

一卷：牵牛出身，织女出身，织女训织，天孙论治，牛女相逢，月老金书，天帝稽功，天帝旌勤，

陈锦激内,玉皇阅女,牛郎纳聘;

二卷:成亲赐宴,牛女交欢,凤城恣乐,天孙拒谏,星桥玩景,歌儿道淫,汉渚观奇,行童进直,遣使谏淫,玉皇阅表,拘禁牛女,牛女上书,圣后救女,谪贬牛女,牛女泣别;

三卷:星官窃婢,二婢谐缘,七姑结义,七姑助织,披捉星官,牛郎遣史,织女回书,七姑服义,七姑上本,玉皇批本,越河被执,致书慰友,兄弟上本、老君议本;

四卷:圣后戒女,织女回诗,老君议本,准本重会,奏造桥梁,鸦鹊请旨,鸦鹊造桥,天帝观桥,贵家乞巧,平民乞巧,文人乞巧,七夕宫怨,遗书谢友,鹊桥重会,褒封团圆。

此本为日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旧藏,1924年12月周越然先生在《大众》第二期上发表《孤本小说十种》,其中就介绍了《牛郎织女传》。1932年周越然先生将此书从日本购回<sup>①</sup>,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此本20世纪90年代前期有上海古籍出版社

---

<sup>①</sup>参周越然《牛郎织女传》,收入《书与回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程有庆《谈北图所藏明版〈牛郎织女传〉》,《文献》1986年第3期;官桂铨《明刻〈牛郎织女传〉是建阳麻纱本》,《文献》1987年第2期。

《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

《牛郎织女传》根据殷芸《小说》所载内容，又依据一些民间传说敷衍而成，叙述上带有明代才子佳人小说的风格，书中人物包括牛郎、织女时时有诗抒怀感旧，这两个主要人物给玉帝的上书之类也文绉绉一派文士的口吻。情节不紧凑，故事性不强。

清代末年出现了一种石印本《牛郎织女》，封面题作“新编志怪小说牛郎织女”，彩印封面上绘有牛郎织女天河相会的情景。封二有牛郎牧牛图，书中鱼口题“大字足本牛郎织女”，白口有“上海大观书局发行”八字。前二回有三幅白描插图，每幅在版页的上部占少半页的篇幅。第一幅题“众星神朝拜玉帝”，第二幅题“牛郎巧遇织女，欲拔花调戏”，第三幅题“牛郎因调戏天孙问斩，太上老君来救”。该书比一般石印本版面小。这本小说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情节有几处与民间传说很不相同：一是民间传说中织女本在天上，牛郎是在人间，此小说中则织女、牛郎（此书中天上叫“金童”，人间叫“金郎”）俱在天上，而金童因调戏织女受罚曾投胎人间受苦。二是民间传说中织女受惩罚是因为与凡人成婚，而此则是因为金童（牛郎）嬉戏织女

的原因。三是牛郎同织女成为夫妻不是仙女们到人间洗浴之时牛郎趁机藏起了织女的衣服，要求成婚，而是玉帝赐婚。四是将金童在织女洗浴时藏起衣服的情节安排在金童在凡间受苦期满被接上天之后。它同朱名世的《牛郎织女传》有同有异，但总体上差异很大。

戴不凡先生在 1956 年据其 1955 年春节时的一个发言提纲写成《旧本〈牛郎织女〉》一文<sup>①</sup>，说到《牛郎织女》这本小说的另一个刊本，其原文如下：

94

日来偶翻家中乱七八糟的古书，不意却忽然发现一本铅印薄册牛郎织女小说。……书的封面，大字题“牛郎织女”，旁有二号楷书“重编白话鹊桥相会”。首页第一行及各页边上都题“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版权页上写的出版者是上海民众书店，校阅者王萍，一九三七年四月再版本。这也是属于当时“一折八扣”的洋装书，但与其他“一折八扣”本有所不同：一是全书正文计二十四页，全用五号仿宋排印；二不是“新式标点”，全用“.”号断句；三是五彩封面，上为凌霄宝殿，下为

---

<sup>①</sup>收入戴氏 1980 年 2 月出版的《小说见闻录》中。以下引文均见此书。



人世城、河，中为牛郎、织女飞天而下，画的既不俗，印的也不像“一折八扣”本那样大红大绿一片俗气，而颇雅素；四是第一页有调戏织女、太白点化上下两图，人物宽袍大袖，很有清末某些石印小说学任渭长版画的那种风格。

戴先生关于本书的有关情况谈得很详细。他当时未能见到石印本，但根据这个铅印本研究，作出了科学的推断。他认为这本书仍应是出于古本而非“近撰”。他提出四条理由：

三十年代大量出现的这类洋装“一折八扣”本小说和古书，就我所见，无一不是据旧本翻印的。它们全是靠不需支付稿费赚点钱的，书店不可能专请人写一部《牛郎织女》以增加自己的开支。二是近人撰作，那必然在封面、首页，至少在版权页上题名“以垂永久”，而此本则只有“校阅者”姓名。三是如上所述，这部书在“一折八扣”本中是印得最讲究的一部（错字也很少），如果书店老板不以为这书罕见，当不致如此做的。四是这部书没有晚清以来章回小说作家那种“卖弄”自己的气味。而且，就内容文字来看，还是比较

质朴的。

于是他说：“因此种种，我以为这本小说该是有旧本根据的。它或许是根据清末的一个石印本子翻印的；所以首页的两幅图，还有那个时期的风格。”算上后面这一条，实际上是提出了五条理由。戴先生论证的正确性被后来发现的石印本所证明。

戴不凡先生又认为这个《牛郎织女》小说又有更早的依据，比王萍据以校阅的石印本还要早，可能原来缺损，后人补缀之，才有不少现代词汇杂入其中。他说：

清末小说作者化名的尽多，根本不署名的却绝无；而且那时小说作者总是要在卷前来一篇或几篇序文甚至请人题诗题词的；可是此本序跋题词全没有。因此我推断这石印本当又是有古本作为依据的；至于书中在上述那几处忽然夹入现代词汇，这毫不奇怪：可能它的底本有缺页、断烂不全处，经校阅者补缀成文，所以现代词汇在某几处是连续出现的，而在其他回中却没有。又，书的第十回“召天将大闹天宫”，已不合情理；可叙述这段情节却又在第十一回前面。这些该是底

本残缺不全，经人补葺完书所遗下的痕迹。

下面又说：

摘鬓上梅花，玩风筝跌入金鱼池。白石化纸终于击毙马氏之类的情节，我看不是晚清以后那些爱编小说的小说家所能够写得出来的。“快活无非天宫，不料你我不能脱出苦海”这样的语言，也决不是晚清以后那许多语言贫乏的鸳鸯蝴蝶派的大作家说得出来的。

戴先生的推断今无法证实，但值得重视，因为他确实讲出了一定的道理。文中提到谭正璧《日本所见中国佚本小说述考》和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著录日本田中庆太郎藏明万历年间余成章梓、朱名世编《牛郎织女传》，但当时戴先生未见到此书，他说：“我估计也未必会有更多内容或精彩处。”理由是：

冯梦龙所编集的《情史》卷十九中，对此也仅有简略的记载：“牵牛织女两星，隔河相望，至七夕，河影没，常数日复见。相传织女者，上帝之孙，勤织，日夜不息，天帝哀之，使嫁牛郎。女乐之，遂罢织。帝怒，乃隔绝之，一居河东，一居河西，每年七月七夕方许一会。

会则乌鹊填桥而渡。故鹊毛至七夕尽脱，为成桥也。”下面又引成武丁的故事了。冯梦龙是明末小说、戏曲大家，见闻甚博，其所辑《情史》网罗各种爱情故事殆尽，而它的记载却如此简单，可见明代的牛郎织女小说未必会有更丰富多彩的内容的。

这个推断也大体不差。戴先生没有讲出来的一点是：从明末到清末近 300 年中，或者说在冯梦龙的《情史·牛郎织女》、朱名世的《牛郎织女传》同无名氏石印本《牛郎织女》之间，应该还有一个《牛郎织女》的本子，石印本《牛郎织女》是根据这个本子补缀而成的。

## 二、关于小说《牛郎织女》的作者与相关问题考察

我家原有一个《牛郎织女》的石印本，还有一本《诸葛亮招亲》（此书在我所见各种小说书目中皆未见著录），两书薄厚、大小差不多，都是先父子贤公（讳殿举）购于天津，由我三叔到银川看我父亲时带回家，因为两书都很乏味，我不喜欢。尤其《牛郎织女》涂抹厉害，又贴了些条子，也不便读。我父亲于 1932 年在银川时对它进行了一番增删

润饰,算是一个“阅定本”。我对该书作了一番研究。我认为戴先生推断出版于1910年前后的这个石印本不是依据了一种已成书的本子,而是据说书人讲述记录稿整理而成,或者说书人讲说提纲的基础上,根据其所讲述整理而成,是说书人与粗浅文人结合的成果。

首先,这本《牛郎织女》小说中除其中有一些近代新名词外,还有些很口语化的语句,又往往带一些文言虚字。这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说书人的语言特色。五十多年以前何迟先生整理天津著名评书艺人陈士和先生的《画皮》记录稿,他在《整理后记》中说:“原稿有些‘半文半白’的话”<sup>①</sup>,正是道出了说书人的语言特征,因为说书人的文化水平一般不是很高,又面对的是一般市民,所以口语化特色突出,甚至会有些突出的方言语汇。但讲的是古代的事,要表现其言之有据,说书人自己读古书多,又要增强故事的时代感,故往往要用些“之、乎、者、也”之类。

其次,有的地方前后矛盾。如果由一个人完成,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说书人一次与一次

---

①《评书聊斋志异》第一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所讲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可能同提纲或底本也不一样）。据其前后几次所讲综合，整理人关顾不到，便会有相互抵触的两段并存的情况。

第三，有些段落夸张过分，这与讲书人面对一些文化水平不高、只图消遣的市民，为求热闹临时大力铺排的情形相似。

第四，有些不必要的铺排和节外生枝的敷衍。前者如对安云生出场时的一番介绍，后者如第五回写牛金成“请了一位秀士，姓任名笑凡”教金童读书的情节。第十一回写天兵天将捉拿金童、织女部分最突出。

以上四点是主要的证据。下面再举几个细小的例子。从这些蛛丝马迹上，也可以看出它的来路如何。

（一）第一回开头开场诗本非熟悉于格律者所作，但押韵应大体无误。其前四句的韵脚字是“移”、“离”，属平水韵上平声支韵。后四句为：

为贪欢娱致坎坷，贬下凡尘受折磨。

感得玉皇补遗恨，鹊桥相会胜如初。

第一个韵脚字为“磨”，属下平声“歌”韵，第二个韵脚字却是上平声的“鱼”部字“初”。“初”与“磨”在韵部上相去甚远，显然有误。且“胜如初”

意思也不清楚。阅定本改末句的“相会胜如初”作“一会胜如多”。“胜如多”是说虽相会一次,其感情却胜过一些常在一起的夫妻,用了秦观《鹊桥仙》词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句意,应是合于原意的。“多”变为“初”,一个可能性是误听、误记所致,第二个可能性是整理者不理解“如多”的意思,而改作“如初”。不知牛郎织女一直感情很深,他们的分离是因为外力的干涉,而非自己方面的感情波折造成,同时,他们也并未因被迫分离而情感上有所疏远,因而不能说“胜如初”。阅定本改作“鹊桥一会胜如多”,“多”与“磨”同在歌部,也于诗韵相合。

(二)第一回中引诗“原将天河古来事,留与后人把话传”二句,上句的前四字及第六字都是平声,显然有误。“天河”应为“天汉”。其误为“天河”者一个可能性“天河”常听说,而“天汉”一般人较生疏,以为有误,故径写作“天河”。第二个可能性是“汉”的俗体草书(即今简化字写法)与“河”的草书亦相近,抄录者不知,将“汉”字抄为“河”字。

(三)书中有些错字,有的可能是笔误,但有的明显是误听、误记造成。如第一回说第十二金童看见织女“正坐在望月阁下织机”,这“机”字显然

是“锦”字之误。第四回牛员外对长子所说：“岂不惹人传闻笑柄。”“传闻笑柄”又见第六回。“惹”为“让”之误，“闻”为“为”之误。第五回写“马氏被丈夫打骂了一顿”，但上文只说“以手指着马氏骂道”，并未打，则“打骂”为“大骂”之误。第十一回写金童、天孙被天兵追赶“误入天河，满头过顶”，“满”为“漫”字之误。第十二回“只得分投而去”，“投”应为“头”字之误；“咱且按下”，“咱”应为“暂”字之误。可见为据他人所讲而记述，同时也可见记述者文化水平确实不高。

但无论如何，就此书的篇幅、整体情节结构、有些部分的叙述而言，也不是一个完全缺乏创作经验的人所能完成。有一定的创作的能力与经验，又不自著成书，这就只有说书人的情形与此相合。

由以上这几点看，这个石印本是据说书人所讲说或并参照其提纲，整理而成。

此故事的最早讲述者，我以为江浙一带人的可能性大。这有四个证据：

一是文中称牛郎为“第十二金郎”，这同绍兴戏《牛郎织女》中的一致（参戴不凡《旧本〈牛郎织女〉》一文）。

二是牛郎哥哥姓牛，与北方姓孙、姓张、姓王



的传说不同。

三是称织女为“斗牛宫中第七位仙女”(第一回)“瑶池宫中之七仙姑”(第十回),这正是南方传说中将牛郎织女同“七仙女与董永”故事中的七仙女相混的表现。<sup>①</sup>

四是其中个别词语带有南方方言的特色,如上文举的将“为”、“闻”相混,至今浙江诸暨一带老人的口语仍是如此。又如“诨”,意本同“岂”(如本书第十二回“诨知自分别以来,彼等思念,抱苦不堪”),但本书有一处用为“岂料”之意。考清代以来南方学者有如此用者。如冒襄《影梅庵忆语》:“场事既竣,余妄意必第,自谓此后当料理姬事以报其志。诨十七日忽传家母舟抵江干……遂不及为姬商去留。”冒襄为清代如皋(今江苏如皋市人)。此种用法至近代南方较普遍。如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〇一回:“过一天,又写个条子去约苟才出来谈谈,诨接了回条,又是推辞。”

<sup>①</sup>杜颖陶辑《董永沉香合集》收有弹词《董永卖身张七姐下凡织锦槐荫记》(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董永故事中仙女作“张七姐”(又见李建业、董金艳编《董永与孝文化》,齐鲁书社2003年版)。又豫剧有《张七姐临凡》(又名《织黄绫》、《天仙配》、《老槐树说媒》)也作“张七姐”,然而豫剧形成较迟,此剧当由南方剧种或弹词之类移植而来。

吴趼人为南海(今属广东)人,但长期在上海生活,其语言也应带有上海、江苏一带特征。当然,以上只是一种推测,它的实际传播与记述过程要复杂得多。

由于《牛郎织女传》和《牛郎织女》这两部小说艺术水平都不高,故皆流传很少,至今将两书都见到的人不多,因而使不少学者以为后者是据前者改编而成。

104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谭正璧、谭寻《古本稀见小说汇考》在《牛郎织女传》条下说:“三十年代国内出现过一本写牛郎织女故事的小说,书名即题《牛郎织女》,旁有二号楷书‘重编白话鹊桥相会’……据戴不凡氏云,此书初以为是近人编作,经反复研究,这部书应是出于古本而非近撰,就其内容文字来看,还是比较质朴的。故以为此书是由旧本整理而成,但可称是国内有传本的最早的一部小说了。我以为这部书可能与日本所藏万历本《牛郎织女传》不无关系……”戴不凡先生是只见到十二回的排印本《牛郎织女》,谭正璧先生是只见到明刻四卷本《牛郎织女传》,作了一些推测,而且行文很严谨,并非断定。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路工、谭天二

先生主编《古本平话小说集》(上)(《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之一)收有《牛郎织女》,其前刊有编者的说明:“《牛郎织女》的小说,有明代万历年刻本。谭正璧《日本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均有记载,傅惜华曾收藏此刊本。惜傅先生已被‘四人帮’折磨而死,不知此书下落。只有用经无名氏据明刊本修改加工过的石印本刊印。”误以石印本由明代《牛郎织女传》而来。

谭正璧、戴不凡两位先生和路工先生都是治学严谨的前辈大家,所以他们的说法都有很大影响。由于《古本平话小说集》的说明中搭词明白,故此以后不少学者直接断定石印本与明刊本有联系。

齐鲁书社 1991 年出版苗壮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人物辞典》的《牛郎织女》条说明也说:“神魔小说,十二回……此系据明刊本修改加工过的石印本。大概刊于 1910 年左右。”

又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辞典》列《牛郎织女传》,介绍说:“平话小说,明刊本不标回数。民国初年改编本析为十二回。题‘儒林太仪朱名世编’,则作者当即朱名世也。”又说,“1910 年左右上海大观书局石印《新编

神怪小说《牛郎织女》系改编本”。

这些只是误将两种完全没有关系的书,认为后者由前者加工而成。

有的是将两本小说的书名相混。如: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 年出版《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则列了两种《牛郎织女传》,一种注“十二回,不题撰人,1910 年前后上海大观书局石印本”。一种注“四卷”,“题‘儒林太仪朱名世编’”,评价上也全按 1989 年学苑出版社出版《古代小说辞典》(见下)。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年出版《小说书坊录》在“一〇三三大观书局”下著录:“清末石印《牛郎织女传》十二回。”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于宣统二年之末列:“大观书局出版《牛郎织女传》十二回,不题撰人,标‘新编神怪小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出版《晚清小说目录》:“《牛郎织女传》(新编神怪小说)12 回,不题撰人。上海大观书局,1910 年前后。”

甚至有的学者将此两书完全混同为一。如:

香港中华书局 1988 年出版吴村著《二百种中国通俗小说述要》，有《牛郎织女传》，说明：“《牛郎织女传》四卷。全称《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明朱名世撰。”但下面介绍的故事情节，却完全是石印本《牛郎织女》的情节。此书台湾汉欣出版社 1990 年又重印。后面不少书中的错误，可能都同它有些关系。

学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古代小说鉴赏辞典》有《天孙女宫中思情，玉清殿圣母请旨》一回，副标题作“《牛郎织女传》第七回”。所录文字出自十二回本《牛郎织女》却标作《牛郎织女传》。其鉴赏文字中也说：“目前所知较早的有明代万历书林余成章刊本，题‘儒林太仪朱名世编’。此后有上海大观书局的石印本，大概出于 1910 年前后。”

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1 年出版《中国长篇小说辞典》，条目作《牛郎织女》，说明却是“作者朱名世”，“明万历书林余成章刊本”。并说：“上海大观书局石印本题‘新编神怪小说牛郎织女’，十二回。”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中国文学大辞典》列《牛郎织女传》介绍说：“全名《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白话小说，明朱名世编，四卷不分回。”

这全对,但介绍的内容却完全是据十二回本《牛郎织女》。

由于这种混乱的情况,使有的见到过明刊朱名世《牛郎织女传》的人在论及清末《牛郎织女》时,也产生错误。如周玉娴曾写有《〈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考述》一文,从其文章可知是见到了《牛郎织女传》的影印本的。但她在同年所发表的《从戏曲、小说看牛郎织女传说在清代的演变》一文中,仍称清代末年无名氏的这本小说为《牛郎织女传》,并且说:“《牛郎织女传》第一节‘通明殿玉帝宣纶旨,戏织女金童遭天谴’中……”<sup>①</sup>而实际上清末这本《牛郎织女》分为十二回,所引为第一回回目。不同于《牛郎织女传》分章分节的形式。这类问题本来是完全避免的,是不应产生的。但同时也说明,即使专门研究这两本书的人,也不易见到它们。则此两本小说的流传情况可见。

### 三、《牛郎织女》的语言、情节与 王萍校阅本

无名氏的《牛郎织女》从表现上说,有两方面

---

<sup>①</sup>两文分别刊于《贵州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的缺点：一在语言运用上；一在情节叙述上。

语言运用上存在的问题是：（一）混有一些现代词汇。（二）文白夹杂而不够协调。（三）表达欠准确简练，不够生动传神。王萍校阅本我未见书，但从戴先生所引来看，这个所谓的“校阅本”在这些方面未作任何工作。如戴先生所引述：

“安云生即带上了眼镜细看一遍”，犹有可说（《红楼梦》里的贾母已戴眼镜），但第五回“请了一位秀士姓任名笑凡……（中略五十二字）作西宾颇有经验……（中略五十八字）但夫妇之间不免发生不睦之态度”；第十回“同往天河西灵藻宫内行结婚礼，……（中略二百二十字）神仙主义向以慈悲为本”；同回末“何能以爱情作为应分之事”；第十二回“金童下凡时代未成夫妇”等处，无论如何是二十世纪写小说人的语气。

原书中现代词语不止这些，这个我们暂时抛开不说。我们将戴先生所引述王萍校阅本与石印本对照，一字不差，毫无删削修改。

关于这本书在语言表现上的缺点，我们放到下一部分去讲，这里先说情节叙述上的问题，而且也只限于王萍本中尚存在的（因王萍本我未见到，

故实际只限于戴不凡先生所引述到的部分),因为我们想同时让读者了解一下所谓王萍的“校阅本”究竟做了哪些工作。

戴先生说:“书的第十回‘召天将大闹天宫’已不合情理;而叙述这段情节却又在第十一回前面。”下面又说:

牛员外原是因受长子金成夫妇的气郁郁得病而死的;但金成后来怎么又转过来关心金郎?特别是他聘任笑凡作教师的全部经过约三百字,和全部情节既不挂钩,和人物描写亦毫无帮助。更奇怪的是玉帝后来为何要差李天王率五百天神去捉拿牛郎织女?这岂不是杀鸡大动牛刀?而且这十一回开头后五六百字的描写,只写“金童、天孙手无寸物”、“且战且走”,和第十回标目“大闹天宫”毫不对茬。

经与石印本对照,戴先生所说王萍校阅本中的情形与石印本一模一样。由此看来,“王萍校阅本”对石印本在情节安排、场面描写以至文字方面均未作任何工作。很可能的是,所谓“校阅者”并未从头到尾将此书读一遍。

但也不是说王萍未作任何工作。其所作,便



是将其中几条回目作了修改，全部改为“上三下四”句式的七言句。因原文的回目七言句只有第三、第六、第七、第九、第十一回，其余为八言。回目は面子活，看小说的人往往先翻看回目，看有意思没有。将回目改得整齐，显得校阅者下了工夫，对原来本子进行了修改。

然而，这个校阅本对石印本回目的修改是应改者未改，不该改者改了；改的结果不是更好了，而是出了错！如第二回原作“李老君慈心救金童，天孙女被谪云锦宫”，这本来是切合本回内容的，但被改作“救金童老君慈心，责玉女贬出天宫”。看上句，似乎本回前半主要是表现老君的慈心。这个问题还不算太大。更大的问题在下句，将“天孙女”改作“玉女”已欠妥，而言织女被“贬出天宫”，更是不合实际。因为织女并未被贬出天宫。与此相关的是第十回，原作“叙旧情二次遭天谴，召天将大闹云锦宫”。上句删去了“天”字。下句改“大闹云锦宫”为“大闹天宫”，这里又认为被贬之后仍在天宫。在《西游记》等神魔小说（或曰神话小说）中，天宫指包括玉帝、王母、老君等所居之处在内所有神圣所居的天界，凌霄殿、兜率宫、瑶池宫、云锦宫、斗牛宫、天将行宫等全包括在内。织女被贬

到了云锦宫,还是在天上,在天宫。还有,天兵到云锦宫等处捉织女、金童,不能说是“大闹天宫”。由这一回回目的改动,可见修改者缺乏相关的常识,逻辑思维也不是很清楚。

再如第十二回,原作“天孙如愿鹊桥重会,七夕相逢留名千载。”意思是牛郎织女互相忠贞,名留千古。王萍本改作“鹊桥会天孙如愿,留后世七夕相逢。”这下句的句意就不清楚。把什么“留后世”?不清楚,句子也不通。改者只是追求字数的相同。

112

原书玉帝令托塔天王去云锦宫捉拿金童、织女,是第十一回的事,回目中却标在第十回。戴不凡先生言,这正是重编的人照顾不周产生的漏洞,原写故事的人不至出现这类牛头不对马嘴的事。王萍校阅本修改回目,对这样明显的错误也未注意到。

由以上三处,已可看出这个“王萍校阅本”其实只是一个骗人的东西,挂羊头卖狗肉,是书商或靠胡乱点窜旧书骗钱的半瓶水文人用改换包装的方法造出来的。不但毫无学术价值,还平白增加了一些错误。

小说《牛郎织女》在情节叙述方面的缺点、疏

漏尚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有的在后面的论述中会讲到。

#### 四、阅定本对原书语言方面的修改

我父亲于民国十九年在天津时买得上海大观书局的《牛郎织女》,因为家乡西和县乞巧风俗很盛,希望带回后作为子侄的读物。他读了一下,感到文字很乏味,行文拙劣,常常前后矛盾。但书不厚,带到兰州,又带到银川。他感到这得书之地“天津”与当时所在之地“银川”,从字面说都与天河有关,自己家乡西和县又是古汉源之地,这本书讲的是“天河配”,遂引起兴趣而加以删改润饰。我觉得他的工作对这部默默无闻的小说的流传很有意义,所以用简体字重录后予以出版。

关于我父亲对此书修改的情况,他在阅定本跋语中已大略言之。他的修改主要是在行文方面,于原书结构、情节基本没有什么改变。今为说明其阅定的价值,关于行文方面的删改润色,主要就前几回中情形略为举例言之。

##### (一)原文表述不确有所删削修改。如:

第一回,原文写玉帝要派人去瑶池借温玉凉

杯，“便传随身伴十二位金童”，但实际上是第十二金童，阅定本将“十二位”改作“第十二”。

原文写织女“嫁后竟废女工，天帝大怒”，删去了“大”字。体会删去的原因，外甥女即使新婚荒废女工，也毕竟不是什么大事。

又如原文写织女：“他是斗牛宫中第七位仙女，系玉帝之婿张天君所生，俗呼作张七姐，天帝之外孙女，故又称天孙织女。”阅定本删去了“之婿张天君所生，俗呼作张七姐，天帝”十五字。其删去之意，当因将张天师（书中变为张天君）说为玉帝之婿，乃是道教龙虎派为了抬高道教的地位而造出来的<sup>①</sup>，产生甚迟，影响也很有限。今全国也没有将织女称作“张七姐”的，说是“天帝外孙女”，自然为天帝之女所生，也不必绕到婿是谁上去。

原文写织女因金童将她鬓角上所簪梅花摘去，正值王母差人来宣，“把个金童吓得魂不在身，织女趁势道：‘好、好、好！我同你见圣母去！’”，见

---

<sup>①</sup>也由于董永故事中的仙女在南方民间被传作“张七姐”，故民间甚至有玉帝姓“张”的说法。如陈建宪编《玉皇大帝的传说》（《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中说：“张玉皇有七个姑娘……七仙女是玉帝的幺姑娘。”但这种说法极少见。

了王母以后，“织女首先跪下，哭奏道……”阅定本改前几句为：“把个金童吓得魂不在身，只好随织女去见圣母”，后两句中删去了“哭”字。下文中的“织女便全推到金童身上”，一句也删去。体会删去之意，照原文，好像织女是一个没有感情、不讲道理的女人，态度变化太大。这与二人后来忠贞的爱情不相一致。

## （二）原文叙述前后矛盾加以删改。如：

第一回写金童往“瑶池仙宫”，进了宫门，“直至瑶池”，在“望月阁”见到织女，有摘其鬓上梅花之事。而第八回写太白金星下凡对金郎说：“那年玉帝圣诞命你往瑶池圣母斗牛宫中，借取温凉玉杯，你到了斗牛宫中，见天孙织女美貌，你即违旨戏侮天孙，摘取梅花”云云，似斗牛宫又在瑶池宫之内。所谓“斗牛”，指星斗而言，为牛星等星宿之宫，不当在瑶池之内。第十回写玉帝因金牛星下凡救金童之功，加封为金牛大王，并说：“你可仍回斗牛宫休息”，下文写“金牛大王领旨……直往西斗牛宫去了”。第一回也说织女“他是瑶池宫中第七位仙女”，则可见上文以斗牛宫在瑶池中为叙述混乱。阅定本删去了第八回中“斗牛宫”字样。还有第一回说织女“他是瑶池宫中第七位仙女”，第七回

写王母去见玉帝，“出了斗牛宫，驾起六云车”，“斗牛宫”阅定本俱改为“瑶池宫”。

第一回、第二回写王母见玉帝在玉清宫，而第二回写王母对织女说却是“适才至通明殿，已奏知玉帝”。阅定本改此“通明殿”为“玉清宫”，与后面写王母见玉帝皆在玉清宫的情形相合。

第三回孩子满月时写安云生为孩子取名，先说安云生“此人滑稽非凡，行为不正，又是酒肉之徒，员外见了，心中并不喜悦”，同下面写其所取之名得当、为牛员外接受的情节不合，更与后面牛金成妻虐待金郎、极力主张分家时安云生的态度及骂金成妻马氏的行为不合。阅定本删去了“行为不正，又是酒色之徒”及“员外见了，心中并不喜悦，只好听其自然”几句。

第四回写牛员外死后“李夫人及长子、长媳皆痛哭不已”，这同长媳马氏此前辱骂其公公及后来虐待金童的情形完全不一致。阅定本删去“长媳”二字。

第五回说那小牛“又能言人语。那牛说话，却只对金郎一人可言，对金成众人概不出声”。但后面写牛要对金郎说他嫂要害他的事，说话以后，文中写：“金郎被牛脚踢醒，唬得魂不附体，怎的牛能

说起话来？”阅定本将前面“又能言”人语以下几句删去，而在下面紧接的“自金郎天天放牧小牛，每日受其嫂虐待”之后加上“有什么苦楚，就对这牛说说。那牛也善解人意，常常拿角、头在金郎身上蹭，好像疼爱他，安慰他的一般”数句，既消除了矛盾，也为后面牛说话的事作了铺垫。

第二回写金童被贬，并未说有期限，以所写当时情形，也不会确定期限，而至第八回以后，又说十三年的期限。但实际上是正月间下贬，十三年之后七月间招回，共十三年半。阅定本依前后语言环境，对后面相关文字作了适当的修改，使前后一致。

第十回末尾玉帝言“朕将发瑶池天兵捉拿见朕”，而第十一回开头却是宣李天王率天兵去捉拿，李天王到天帅府点了天兵天将。阅定本删去上文的“瑶池”二字。

第十一回写玉帝处分金童：“命金童永居天河西天将行宫内，派天兵四名驻行宫看守，金童不得越出范围，不得偷会天孙。”而第十二回又写金童是被关在灵藻宫（金童、天孙成婚之处）内，写托塔天王“到了天河西灵藻宫中”劝慰金童，又说“一日太白金星驾云行经天河，见灵藻宫并云锦宫

二面怨气现于空中”，后面写玉帝赦免牛、织之后太上老君也是“往天河西灵藻宫内传旨”，皆与前不一致。阅定本改第十回玉帝所说“同往灵藻宫内成婚”为“同往天将行宫内灵藻宫成婚”，以灵藻宫在天将行宫内，消除了矛盾。阅定本又改第九回“天河之西天将行宫”为“天河之东天将行宫”，将书中“天河之东云锦宫”皆改为“天河之西云锦宫，”以与上古织女星居天河西，牵牛、织女分在天河西两岸的事实相一致。

(三)原文重复、啰嗦或语句不顺，稍加删削调整，如：

第一回原文王母处分织女、金童，“即命黄巾力士将金童看住，命守珍仙女带了温凉玉杯，登时乘了六云车，带了十二对仙童仙女，黄巾力士押了十二金童，驾起彩云”。阅定本将“黄巾力士押了金童”移到前面，删去了“黄巾力士将金童看住”一句。体会其原因，这相邻两句实有些不必要的重复，而且后面的“带了”同“看住”也相矛盾。

第三回写牛员外老年生幼子，“丫环抱至厅上，众亲友见了莫不赞慕，人人喜爱。只见那小孩子生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面如冠玉，两耳垂肩，两手过膝。牛员外见了不胜欣喜”。自己孩子的样



子，牛员外应是此前就见了。所以，阅定本将“只见那小孩”以下四句提前至“丫环抱至厅上”之下。这样关于小孩外貌的描写便是客人眼中所见，“牛员外见了不胜欣喜”，是因为大家都称赞的情形。另外，“两手过膝”一句不适于对婴儿的描写。因而删去。“羡慕”改作“赞赏”，亦据一般用语习惯。

第四回原文写牛员外之死：“立刻气绝而亡，登时眼闭足直”，阅定本作“登时眼闭足直，气绝而亡”，语句较顺。

第十回金童被召回天上，玉帝赐婚，云锦圣母传命仙娥：“吩咐天孙仙女停工，修整云貌，备装衣饰，送至天将行宫内，夫妻团圆。”时尚未成婚，不能说“夫妻团圆”，阅定本改为“喜结良缘”。

**（四）对原文不合情理、不合常识处加以删改。如：**

第一回原文写玉帝临朝“但见国师太上老君，领着左右二相”，又提到“四方观音大士”，阅定本删去“国师”、“左右二相”、“四方观世音大士”等，在“左右二相”处加了“天、地、水三官大帝”。其原因，当因神话传说及传统神魔故事中未闻太上老君为玉帝“国师”之说，亦未闻玉帝有“左

右二相”。观世音为佛教神，不当在玉帝朝班之列<sup>①</sup>，而天、地、水三官大帝既是道教最早敬奉的神，也是民间普遍敬奉的神灵。

原书写太上老君言正月初六为玉帝圣诞，阅定本改为正月初九。查各种道书及民俗皆以正月初九为玉帝生日，乃因言“初六”与道教传统说法及民俗常识不合。

120

原文中老君为庆玉帝寿诞设蟠桃会，玉帝道：“往年蟠桃大会，被孙猴儿闹翻了全局。今又躬逢盛典，不可不赏。”阅定本在这些地方，也作了删削。可以推想，无论从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形成的时间说，还是从故事所依附的时代说，都要迟得多，虽为神话故事，时间上也不当过于混乱。这且不说，自己的寿诞，而言“躬逢盛典”，不合情理。

原文写王母“方与东方朔大仙下棋”。东方朔为汉武帝时人，虽民间传其成仙，但人仙与神灵为两回事，以王母同东方朔下棋，颇为不类。阅定本改作“东王公”，极是。六朝人托东方朔之名所撰

---

①《宋史·徽宗纪》载宣和元年诏改佛祖为大觉金仙，改观世音菩萨为观音大士，归入道教之中，但一般仍视为佛教神灵。尤其他同有所职守的天宫神灵不同，不在天宫朝班之列。

《神异经·中荒经》中说“昆仑之山……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则东王公会西王母乃自古相传神话。原文之“东方朔”，当为“东王公”之误。

(五)行文表述不确或语法上有问题，加以修改。如：

第一回原文写玉帝因王母亲自呈送玉杯，说：“致卿家跋涉仙步”，“跋涉”改作“劳动”。

第二回太上老君向玉帝进谏免斩金童说：“但以摘取梅花之事，令金童一人兼罪，可见此事，未曾公允。”不合臣下进谏口吻。阅定本改后几句作：“但以摘取梅花之事，即斩金童，或有未妥。”原文下面紧接“玉帝闻奏，沉吟半晌，始带笑说道”，“带笑”二字与上大怒、命斩的描写转变过于突兀。阅定本即删去“带笑”二字。

第二回老君向玉帝上奏从轻处理织女、金童说：“彼二人既有凡心，在天宫本不应该有此事，总得姑念二人年幼无知，从宽惩罚，以儆效尤。天孙仙女，其先一笑留情，亦当处置。令其独居河东工织数年，若有疏忽，再行严加警戒……”书中几处提到金童、织女，均作“二仙”，此处作“二人”，不

但矛盾，且亦不当。“既有凡心”，表述也不确切。“总得姑念”、“其先一笑留情”，语皆欠通，而且后面这一句的意思上面已提到，亦不必再啰嗦。同时，按原文之意，似乎是玉帝在徇私情，老君揭发织女罪过，语气上也未见妥。阅定本删改为“妄生凡念，在天宫非应有之事，理应惩治，以儆效尤。然念其年幼无知，仙养不深，乞一并从宽处罚。天孙织女，可令其独居河西工织，以为天下万千织绩妇女之典型。若有疏忽，再行严加警戒。”这样语气上更切合人物身份及所论事之实际。因为织绩女毕竟是天帝的外孙女，点到织女同天下织妇女之关系，也算得是照应到了织女传说与民俗乞巧风俗的关系。

第四回写金郎掉在水中后，家人对金郎说：“若见其嫂，老仆自当说情”。阅定本改“其”为“你”。

第六回写安云生接到其甥金成、金郎的信，自言：“妹丈死后，遗留幼子，既遭家嫂凌虐，只有分居最妙。”阅定本改“家嫂”为“其嫂”，删去“最妙”二字。因马氏为其甥之妇，他不能称为“家嫂”；分家是不得已之事，不能说“最妙”。

(六)语意不完整或叙述不清,据上下文而增一二语者。如:

原文写玉帝殿上仙风吹动,香烟缭绕,“殿上笙箫笛管”。“笙箫笛管”如何?应有一二句说明,阅定本加了“细乐悠扬”四字,使句意完整。

第一回写织女向王母奏道:“金童无礼,乞圣母作主。”以下即写王母的话,末尾说“尔等究是何人起意?照直奏来!”书中写:“织女便全推在金童身上,又指金童手中梅花作证。那金童只得低头默无一言”。阅定本在此前“织女首先跪下,奏道:‘金童无礼,乞圣母作主’”之下加上“金童亦连忙跪在旁边”九字,体会增此句之意,按原文好像织女告状时金童一直呆站着,无恐慌畏惧之感;增此九字之后读者读“低头默无一言”一句,也便于想像金童是如何的低头姿势,使金童当时的形象清晰一些。阅定本并且在王母训斥织女“说的织女面赤,俯首请罪”的下面,加了“那金童只是以额抵地,不敢抬头”,以与上面相应,显示出场面的整体性。

原文王母向玉帝陈说金童、织女二人之罪说:“金童戏侮天孙织女,藐视天律,委实有罪。织女,臣已将其看守,金童亦带在阶下,请陛下发

落。”据其所讲，只是金童有罪，而将织女看管，请一并发落，没有道理。故阅定本改“委实有罪”为“织女不能正色斥拒，亦是有过”，将二者均叙及，但轻重有别。

第二回原文写玉帝上殿，“这里内侍星官及金童等摆驾护送”，阅定本于“金童”前加“众”字。因为文中提到因与织女戏耍被治罪的一个，也常简称作“金童”，加“众”字则可以与之相区别。

124 (七)人物、官职、宫殿名的称谓十分随意，有的过于混乱，适当加以统一。如：

织女，有的地方作“天孙”或“天孙织女”，或“织女”，有的地方又作“天孙仙女”，阅定本将“天孙仙女”皆改作“天孙织女”；“陪织仙娥”有的地方作“陪织仙女”或“陪织天娥”，或“仙女”，阅定本统一为“陪织仙娥”或“仙娥”，以与“看守仙娥”、“守宫仙娥”一致，而与“红拂仙女”等瑶池圣母的近侍仙女相区别；“刑曹星官”又作“刑曹星君”，阅定本统一作“刑曹星官”，以与第一回写到的南斗星君、北斗星君相区别。另外，第十一回回目中，“李金星二次解围”，指太上老君解救金童、织女，作“李金星”则与太白金星相混，因为民间或传太白金星姓李。本书第十二回写其与太上老君

的奏章中即自称“李长庚”，与第二回回目取得一致。

全书中多次提到玉帝的“玉清宫”，没有第二种叫法，第七回回目却作“玉清殿”，阅定本也改“殿”为“宫”。第九回写太白金星领金童到了南天门，让其暂住“神将行宫”，但后面多次出现都作“天将行宫”。阅定本改“神”为“天”。

另外，阅定本也改正了原书个别的错字，这就不具体说了。

阅定本在原书语言表达上采取尽量迁就的办法，能不删尽量不删，能不改尽量不改，能不增尽量不增，因此基本上保持了原文的表达方式与语言风格。

## 五、阅定本在关于情节与人物 形象方面的改订

上一部分所举多为语句上明显可以看出有毛病因而加以增删修改的。还有些从语句本身看不出什么问题，但从情节上说不合理、不顺当；从人物的思想、性格上说前后抵触。这些地方也往往只增减、改动一二字或一二句，却可以使情节更合理，使人物形象更生动。比如原书在金童摘织女鬓

上梅花之事而受到惩罚之后,写到织女“懊悔”,又言“事已至此,无可挽回”(第二回),金童也说:“莫不悔恨前非,不可挽救”(第三回),与其后面表现的忠贞相爱的情形相抵触。所以,这些文字虽只删几字,则可以使人物的形象完整,情节合理。第十回写金童回忆当年在瑶池宫中违犯天条的文字,将自言中“调戏天孙仙女”改为“见到天孙织女花容月貌,脉脉含情,自己一时丧魂落魄,不能自禁,以致忘记玉旨在身,而夺其簪花,动作唐突,惹其动怒”,既对当时情形作合理的解释,也表现了其喜爱之情产生的过程。

再如原书写牛金成,开始说“牛员外因子不孝、媳不贤,后又续娶李氏”;在李氏生下金童以后,也说:“惟有牛金成夫妇心中大为不悦,却也不敢说出口,只好夫妇暗中说话,终是无法可治,惟有暗骂其父:‘老而不死,今已五十有余,年纪已老,又育儿子,可见令人切齿!此恨此怨,何日可以勾消!’”下面又说:“惟有长子金成,长媳更加比前作怪……所以愚子泼妇行为应分如此。”但在第四回写牛员外临死前对牛金成说了一番话之后,原书中写:“牛金成听了其父一番教训言语,也感动心思,自己觉悟,不禁泪流满面”,同前面所写金



成久不看视其父的情形差距太大，显得转变过于突兀。阅定本则根据书中的“愚子泼妇”四字对牛金成与其妻的形象加以定位，完整保留了第三回中写牛员外“无如前妻只生此一子，以致视如掌上珍珠，溺爱心田，非止始于一日。今虽生育幼子，而长子已不及管束，而况又有悍妇从中作梗”一段文字，与此相一致对其他相关部分文字稍作删削或增改，在上引的“惟有牛金成夫妇，大为不悦”中删去“大为”二字，而在“惟有暗骂其父”前加了“那媳妇”三字，在那段骂其父的话之后加了“那儿子牛金成也不吭声”十字，使金成与其媳妇的行为态度有程度、性质之别，而将后面的“不禁泪流满面”，改作“不禁泪下”，使前后能够衔接。阅定本在有关王母、玉帝、云锦圣母等描写中也有少量的删改，使人物思想、作风、行为前后一致，发展变化合于情理。

阅定本中删改最大的一点还是有关牛金成的部分。这就是戴不凡先生提到的第五回牛金成为金郎聘请老师教其读书一小段，及下面叙述中涉及教师及金童学习的文字，阅定本都予删除。牛金成既然糊涂，又有悍妇从中作梗，不可能为其弟专门请老师来教其读书。这段描写不但同前所写

不能衔接,同后面的故事也无关,删去了这方面文字是对原书所作最大的一个切除手术。

在情节叙述方面增加文字最多的也有三处,第一处是第二回之末写金童被贬下凡,织女在云锦宫中思念金童的一段。原文末尾为“但愿后来成为夫妇,也不枉痛苦一场”。接着写道:“思及此,倒在仙榻上昏睡至天明,清早起身泪痕犹存。”显然,如果没有做梦,则不至先一天夜里的泪至第二天尚未干。如果没有梦,从情节安排上说,这一觉便真是白睡了。阅定本体文情,在“昏昏睡去”之下加了一小段文字:

忽觉得自己在天河边上,看着水雾波光。忽见金童一副农家打扮,满脸尘土,向自己走来。自己即忙跑上前去相抱,哭出声来。以此惊醒,原来是一梦。

这看来是凭空加上,实际是文中话到口边应说而未说的事。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做梦,何能“清早起身泪痕犹存”?所写金童形象,正是织女所思想的。这样写也带一点浪漫主义的味道,与全书风格相合。

第二处是第七回在云锦宫中和同陪织女工的对话。原来的简短对话,多与当时织女的思想、

情绪不合,不能较确切地反映各人身份,也不能反映织女在十三年中的情感经历。经增改之后,作品主题、织女和陪织女工真挚感情均得以体现。

第三处是第九回写金童返回天宫后夜至天河边上,增加了点文字,表现对当年见织女的回忆,及对天河边情景的描述,作为见到织女衣服之后竟然去藏了衣服的铺垫。前次金童只是夺去簪花而一个被贬下凡十三年,一个被贬与织工一起操作十三年,此次藏衣行为更是越礼,应有一定的心理活动,不然不近情理。

情节上修改幅度较大的,只有一处,即托塔天王捉拿金童、织女一段。戴不凡先生说到这一段的问题。第十一回开头写玉帝向托塔天王说道:“差你带领天神天兵五百”云云,似乎要去抓孙悟空或什么凶神恶煞一般,说的天神天兵数目那样具体,也不合玉帝身份。所以阅定本只说“差你”如何如何。原书下面写托塔天王“传令已毕,闻锣鼓齐鸣,号炮之响,杀气腾腾”,及金童、织女“听得宫外擂鼓炮响,震动天地,摇旗呐喊,好不惊人”及“下面放炮擂鼓呐喊助威,弓箭齐发,一时间哄天动地,鬼哭神号”,金童、天孙“手无寸物,只仗自己道法,况且寡不敌众,金童、天孙刀砍斧伤固

然不少,弓箭锥刺,可惨可怜,逃不得走,战亦不能,二仙只好且逃且走”等,阅定本皆删去,乃因其过于夸张,甚为离谱,好像织女、金童是铁扇公主和牛魔王。阅定本将“宫外天兵天将围得水泄不通”,也改作“天兵严守宫门”。阅定本对相关文字稍加删削点窜,虽文字变动不多,但情节、场面完全不同了。总体说来,这是改动较集中、变化较大的一部分。

估计全书增、减情况,大体相当,故全书字数亦应与原书相当。

另外,阅定本有些增加的文字看似凭空增添,其实是为了同文献传说及民间有关风俗相应。如第二回写玉帝将织女贬云锦宫工织锦说:“亦不容汝独享安逸自在”,并对看守仙女及黄巾力士说道:“着尔等押送天孙织女往天河东云锦宫内,令其终日工织,不得疏忽。尔等可监管。倘有不遵情形,速来奏知,再行严加处置”。这不像是处分天孙的样子。阅定本丢开什么“看守仙女及黄巾力士”之类,只作对织女说:“汝在望月阁织云锦有年,工艺精巧,然而时织时停,未能尽力。且独自操作,不能将技艺传于他人。今令汝往天河西云锦宫内,与众女一起织作,一日七襄,逐日考课,不得

疏忽。有不遵情形，将严加处置。”这样，第一次对织女在“织”的方面的经历与能力作了概括说明，照应了传说与民俗，凸显了织女作为妇女劳动者代表的一层意思。同时第二次处分金童、织女，只因贪欢忘乎所以。但书中此前对金童也并未安排具体工作。阅定本则在此前玉帝给织女分配织事一段文字下加了“金童着至斗牛宫，任牵牛星君，为金牛大王从官”，此后提到金童一般作“牵牛”或“牵牛星君”。这样，同民间“牛郎”之呼相一致，也不显得第十二回金童向太上老君与太白金星致谢所说“牛郎永世不忘”及末尾的“自此，天孙织女每年七夕走过鹊桥与牛郎相会”改称“牛郎”过于突兀。

又原文在第十二回玉帝据太上老君、太白金星之奏将宽宥金童、织女，说道：“可传朕旨：定每年七月七日始可相会一次，余只不许自由，倘敢故违，决不姑宽！”这同上面两次要严惩，而都因太上老君之奏“姑宽”的情形很不一致，且在这里也不必要说这类话。阅定本改作：“每年七月七日金童、天孙织女相会一次。天孙当精心织锦，教其他工织仙女以巧慧。金童究心农事，教人耕播。各尽职守，勿负朕意。”也应是出于与上面所说同样的

原因。

全书末尾在“自此金童（阅定本改为“牵牛”）、天孙每年七夕相逢，万古不更。一载离情，一夕倾肠”之后加了：“天下女子亦望空乞巧，天下农家七夕看云以卜风雨丰歉”，将“惟七夕一相逢”改作“七夕鹊桥相会”。这样，使民俗称的“牛郎”同金童大体可以对应，也使牛郎织女故事中十分重要的传说因素“鹊桥”得以彰显，也与民间七夕节广泛的乞巧活动及其他活动相联系。

132

与整体构思相关的，是回目问题，所谓“王萍校阅本”改动回目甚大，但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并未改动。我父亲阅定本于回目基本上保留了原样，只有两处改动，一是改第九回“会织女天河洗浴”为“会织女河边藏衣”。因为按旧的回目文字，似乎是金童也在天河洗浴，实际上是金童看到天孙织女在天河洗浴，金童藏起了她的衣服。二是对第十回的回目作了调整与修改。原书作：“叙旧情二次遭天谴，召天将大闹云锦宫。”但实质上天兵天将到云锦宫捉拿金童、织女是在第十一回。这层意思，在第十一回的“李金星（阅定本作“李老君”）二次解围”中也已包含：因为有“围”才要“解”，这“围”便是“天将大闹云锦宫”的事——实际上也说

不上“大闹”，故即使不在回目点出，关系也不大。另外，金童、织女的“二次遭天谴”，据书中所写，乃是因为贪于欢娱，未给王母去表示感谢（阅定本中加了失于职守的一层，不然，显得王母也太小人气，玉帝似乎也是糊涂蛋）。所以，阅定本将第十回回目改作：“思旧情夜叙天河岸，失职守二次遭天谴”，则与该回内容完全相应。

总的来说，阅定本虽然基本保留了原书的基本线索、基本情节、基本的叙述顺序，但在不多的删改之后，情节更合理，场景更明晰，人物形象也比较鲜明了。应该说，阅定本于此书是有功的

## 六、阅定本整理中应说明的三点

我对阅定本的整理一是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二是加以标点（原书只是加圈断句）。除此之外，有三点文字上的改动，需要说明。

（一）关于织女的身份，原书第一回中有“他是斗牛宫中第七位仙女”及“俗呼作张七姐”之语，第十回又有“天孙系陛下之外孙仙女，瑶池宫中之七仙姑”。阅定本删去了“俗呼作张七姐”一句，其余尚存。今于“第七位仙女”，删去“第七位”三字，

“七仙姑”中删去“七”字,使能与董永故事中七仙女有所区别。同时,原书第八回言织女本在“斗牛宫”中,则是原作者也认为织女本二十八宿中“女星”(二十八宿中女星本指织女星,后为观测方便定为靠近黄道之一星)。而女星在二十八宿中排第十。删去“第七”的字样,也消除了同古代星象常识上的冲突。清初传奇《双星图》第二出,牛郎上自白道:“下星牛郎是也。列星垣之九,居坎位之中”。下面,造父上场便称之为“牛九郎”<sup>①</sup>。其所谓“列星垣之九”,指牛星在二十八宿中居第九。所以,称作“第九金童”比“第十二金童”要好些。但这关系到传说的来源与发展系统,故不加改动。另外,关于牛郎的排行,我认为清末民初京剧艺术家王瑶卿在内廷演出的《天河配》中称作“傻三”,排行为三,最为确当而有据<sup>②</sup>。因为其原型“叔均”,“叔”在古代“伯、仲、叔、季”的排行正指老三<sup>③</sup>。在民间传说中他有一个哥哥,但古代生育死亡率高,

---

①《双星图》,邹山(1645—?)著。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

②见露厂《旧剧谈话·说天河配》,刊《春柳》,1919年10月。

③参拙文《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6期;《先周历史与牵牛传说》,《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



实际上是老三的可能性也大。这是题外话。总之我既无意于改“第十二金童”为“第九金童”，也无意硬将织女称作“十仙女”。

(二)原书第二回写金童投胎说“那河南有个洛阳府洛阳县”，这应是某些地方的牛郎织女传说同晋朝流传的另一个人神恋爱的故事《杜兰香》相混而形成。《艺文类聚》卷十九载晋曹毗作《杜兰香传》曰：“杜兰香，自称南阳人”。<sup>①</sup>魏晋南北朝时代“以孝治天下”，又是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牛郎织女》故事中织女违抗家长及天帝之命私嫁凡人，门不当，户不对，故统治阶级及其人造出各种情节上与《牛郎织女》传说大体相似、而主题完全相反的故事以冲淡、排挤、掩盖《牛郎织女》传说，以致南方普遍将《牛郎织女》传说中的织女同《董永》故事中的“七仙女”相混（本书亦然），为表现之一。《杜兰香传》也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牛郎织女同河南扯上关系，正由于此。

据我考证，织女的原型来自秦人始祖女修。

① 又见《艺文类聚》卷七一、八一、八二，《齐民要术》卷一〇，《北堂书钞》卷一四三、一四八，《太平御览》卷三九六、五〇〇，七五九、八一六、八四〇、九六四、九七六、九八四、九八九，《太平御览》卷二七二等。可见其流传之广。

《史记·秦本纪》中说：“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即秦人之祖。近二十多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发现的大量秦先公先王陵墓，正在汉水边上。周先民曾居于陇东庆阳一带，其地距汉水流域不是很远。《史记·秦本纪》言秦文公伐取岐以西之地，“收周馀民有之”。周秦文化的交融正当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大量自耕农随之产生，于是形成了牵牛织女的传说<sup>①</sup>。现在有不少地方说该地是牛郎织女传说发源地，因为有的地方戏中，牛郎哥哥名“孙守仁”，牛郎名孙守义，有的地方说该地方姓孙的是牛郎的后代，甚至在地方杂志上登出了有关领导同牛郎后代孙某某握手的照片，以证其真实可靠。这同前不久有的地方说孙悟空是他们那地方的人，当地姓孙的都是其后代的情形一样，不仅缺乏科学性，也不够严肃。事实上，牛郎姓什么，各地传说很不一致，讲述者就当地常见之姓随口言之。如王瑶卿编《天河配》中，牛郎之兄名“张有才”，民国初年演出秦腔《天河配》中牛郎之兄名

---

①参拙文《论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与主题》，《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再论〈牛郎织女〉传说的孕育形成与早期分化》，《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9期。

孙守仁、牛郎名孙守义。此后各地方戏《天河配》大抵皆如此。但 1921 年《妇女杂志》刊民间的采录本《牛郎》中，牛郎叫“王小二”。大部分的民间故事采录本没有提到姓什么。本书中因“牛郎”之名而作“姓牛”，也算有据。但我们不能说姓孙、姓张、姓王、姓牛的都是牛郎的后代。（全国各姓氏以姓王、张的所占比例最高，姓牛的所占比例也不低）。我们只能说，在近代以前，全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牛郎、织女是中国男女农民的象征。关于其传说的产生、形成，要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得出结论。我根据自己二十多年来研究的结果，将书中的“中州”改为“雍州”，“洛阳”改为“汉阳”或“汉水边上”。汉阳后为郡名，也可作为泛称。

（三）将书中所写故事的发生时间提前。原书中第一回玉帝朝见各神仙时问道“下界汉室重建，岁时如何？”五谷星君奏言中有“下界汉室重建，王莽授首”及“光武乃应运之主，救民于水火之中”的话。我觉得将这个神话故事的时间定得太迟，因而将玉帝的话改作“下界厉王无道，国人攻王，王奔于彘，共伯行政十有四年，尚且无事。今太子静主政，岁时如何”，五谷星君之语改作“下界周室中兴，周、召二相辅之”。“光武乃应运之主”一句改

作：“那周太子静是下民攻王之时，召伯虎将自己亲生之子顶替彼交了出去，换得他一条性命。他自当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样，可以同《牛郎织女》传说形成的时间大体相应。

可以说，以上三点改动同提高书的艺术水平毫无关系，这三点无论如何处理，都不会太大的影响到阅读效果，一般读者也根本不会注意这些地方。我只是希望这本书能同文献有关记载，同广泛的民间传说尽可能吻合，在较高的层次上也具有一定文化意义。读者功我，罪我，在所不计。自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几处变动会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同。

我父亲当年对《牛郎织女》这本小说的涂抹增润，大概主要是为了消遣，没有想到在他为之整容之后，我会对它在形象设计上再作调整。好处是我的工作对此前的整容毫无妨碍，而且文字上牵扯面不大，但对牛郎来说增加了他的年岁，改变了他的口音；对织女则消除了与另外一个仙女的称呼相混的可能而已。

《牛郎织女》的传说孕育于周秦文化之地，也形成于西北。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地传播开来，同时也产生分化。这个过程应该是很复杂的，但总

体上说,从南北朝时期殷芸的《小说》之后形成了文人层面的传播与民间的传播两个层次,而民间的传播大体可分南、北两个系统。

这本刊于 1910 年前后的小说《牛郎织女》从情节说是属于南方系统。我父亲的删改阅定和我在个别地方的手术,并未影响到流传系统上的特征,尤其是基本情节。

这个工作我以前作过一点,没有做完,总感到不是时候。2010 年春,西和县主要领导关心,出资将我父亲 1936 年编《乞巧歌》交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因而我匆匆整理完毕,予以出版。我想,这至少可以为热心七夕文化的人增添一点谈论的材料,也为研究民国以前通俗小说的同志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版本。

今将我父亲当时所写《跋》置于书前作为《阅定本序》,特此说明。

## 旧本《牛郎织女》

戴不凡

## (一)

140

牛郎织女传说是很早的。与故事有关的天河,即云汉,见于《诗经》:“倬彼云汉,为章为天。”《尔雅》:“河鼓谓之牵牛。”可能先秦就有简单的故事。据唐·韩鄂《岁华纪丽》引窦皇后传:“后观津人也。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夕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乃有神光照室,为后之瑞。”则西汉时已有七夕出门上街看织女星的风俗。然故事如何,莫得而详。至小说《西京杂记》:“贾佩兰在宫时,七月七日临为子池作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羈,谓之连爱。”既是以丝线“连爱”,那已该有比较详细的牛郎织女爱情故事了。有关这故事的最早记载见于《风俗通》:“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鵲为桥。”虽然没有提到牛郎,但这是明记她已和

牛郎鹊桥相会了。最早提到牛郎的是梁吴均的《续齐谐记》：“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尝谓弟子曰：七月七夕，织女将渡河暂过牵牛。吾向以被召。明日失所在，后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魏晋南北朝以来，诗人咏七夕的诗颇多，如庾肩吾《七夕》诗云：“玉匣卷悬衣，针楼开夜扉。姮娥随月落，织女逐星归。”庾信《七夕赋》：“缕条紧而贯中，针鼻细而穿空。”这已经从贾佩兰的“连爱”，发展成为女儿家穿针乞巧了。《荆楚岁时记》对此有具体记载：“七夕，妇人以彩缕穿七孔针，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或云，见天河中有弈弈白气，或耀五色以为徵，见便拜得福。”乞巧的目的，大约是为了能找到她们牛郎的缘故。至于那时织女的身份如何，现已难明。最早记载说织女是天帝之孙的是唐朝人。据明代卓明卿《卓氏藻林》引唐人诗“降天孙于东嶠”，而天孙即织女星别名，可见在唐代已把织女算为玉皇大帝的孙女了。这很可能因为唐初以来皇帝尊重他们的老祖宗老子李耳所带来的结果；老子被道士奉为教主，而张天师派的道士是供玉皇大帝的。把织女算做“天孙”，那也可以给玉皇大帝增加一点声望吧。因此，唐明皇和杨贵妃也一定要选择“七月七日长生殿”，在夜半无人时

去讲私房话。由于张天师们一味吹捧玉皇大帝,所以后来玉皇大帝也被改姓张;于是乎织女也变成给张玉皇家丢丑的第七个女儿张七姐了。至于嫁董永的那个张七姐,是否由于天上有两个玉皇,都姓张,都生了七小姐,因而同名同姓,抑或由于本是一人先嫁董永,后闹离婚又嫁牛郎,因为天宫中事情也很复杂,这是无法查考的了。

宋元以来,民间小说、戏曲大为发展盛行。作家们为了应付读者、观众的需要,千方百计搜索各种题材来写作;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天上,人间、地下(阴间)三界什么样的题材都被搜罗一空,甚至毫无故事情节的题材也被写成为小说、戏曲。可是,有关牛郎织女题材的作品,却寂然无闻,它最多只被在一些作品中当作为典故引用,提到一句两句。他们就是不写牛郎织女这个美丽的民间传说。我以为,这恐怕和道教得势多少有点关系。不少人都认为中国戏曲形成于宋徽宗时代,这也是评话小说趋于成熟的时期;但“道君皇帝”宋徽宗其实就是个道士头子,南宋时期皇帝们也尊奉道教。北中国由金到元,道教全真派在知识分子中(如许多杂剧名家像马致远等)十分流行,他们虽然不一定像“天师派”道士那样,向玉皇每天拜忏



“志心朝礼”；但也还是企望登上玉皇大帝的灵霄宝殿秉笏作陪臣的。到了明朝，特别是戏曲发展进入新时期(昆山腔开始革新)的嘉靖时代，天师派道教更加吃香。嘉靖皇帝登基四十五年只朝见过群臣几次，但却天天和道士们泡在一起胡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天孙”——张玉皇的七仙姑下凡嫁牛郎，自然是作家们难以动笔的。这或许就是宋元明三代——戏曲小说非常盛行的时期，偏偏没有关于牛郎织女的作品的一个原因吧！

现在所知的最早一部写这传说作品的作品，是明万历间书林仙源余成章梓的《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题“儒林太仪朱名世编”，四卷不分回，上图下文。日本田中庆太郎藏(见谭正璧《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及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这部人间孤本内容究竟如何，国内无人知道。不过，我估计也未必会有更多内容或精彩处。理由是：冯梦龙所编集的《情史》卷十九中，对此也仅有简略的记载：“牵牛织女两星，隔河相望，至七夕，河影没，常数日复见。相传织女者，上帝之孙，勤织，日夜不息，天帝哀之，使嫁牛郎。女乐之，遂罢织。帝怒，乃隔绝之，一居河东，一居河西，每年七月七夕方许一会。会则乌鹊填桥而渡。故鹊毛至

七夕尽脱，为成桥也。”下面又引成武丁的故事了。冯梦龙是明末小说、戏曲大家，见闻甚博，其所辑《情史》网罗各种爱情故事殆尽，而它的记载却如此简单，可见明代的牛郎织女小说未必会有更丰富多彩的内容的。

## (二)

144

年来戏曲界编演牛郎织女之风大行，甚至于闹出很多笑话。我曾着意搜求有关这个故事的旧本，希望能够从“各有各说”然而又是“口说无凭”的状况下，找到一点民间原始材料来进行研究，但是终于一无所获。日来偶翻家中乱七八糟的古书，不意却忽然发现一本铅印薄册牛郎织女小说。这当是一九四七年春成捆买得明刊棉纸大本《续资治通鉴》残本时夹在其中的。书的封面，大字题“牛郎织女”，旁有二号楷字“重编白话鹊桥相会”。首页第一行及各页边上都题“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版权页上写的出版者是上海民众书店；校阅者王萍，一九三七年四月再版本。这也是属于当时“一折八扣”的洋装书，但与其他“一折八扣”本有所不同：一是全书正文计二十四页，全用五号仿

宋排印；二不是“新式标点”，全用“·”号断句；三是五彩封面，上为凌霄宝殿，下为人世城、河，中为牛郎、织女飞天而下，画的既不俗，印的也不像“一折八扣”本那样大红大绿一片俗气，而颇雅素；四是第一页有调戏织女、太白点化上下两图，人物宽袍大袖，很有清末某些石印小说学任渭长版画的那种风格。书已经不少人看过，封面和正文的纸已经“敝”了。但是完整的。一共十二回，目如下：

第一回：通明殿众仙领旨 金童星调戏织女

第二回：救金童老君慈心 责玉女贬出天宫

第三回：牛员外晚年得子 恶马氏唆夫占产

第四回：受怒怨员外病逝 施狠毒金童遭打

第五回：金牛星下凡救主 恶嫂子存心害叔

第六回：分家产仅得一牛 占便宜马氏欢心

第七回：天孙女宫中思情 玉清殿圣母请旨

第八回：太白星点化金郎 一封书留别兄长

第九回：马氏女恶贯满盈 会织女天河洗浴

第十回：叙旧情二次遭谴 召天将大闹天宫

第十一回：李金星二次解围 再遭贬各分东西

第十二回：鹊桥会天孙如愿 留后世七夕相逢

我一口气看完，先是很失望，以为这是近人编作。

第六回写“安云生即带上了眼镜细看一遍”，犹有

可说(《红楼梦》里的贾母已戴眼镜),但第五回“请了一位秀士姓任名笑凡……(中略五十二字)作西宾颇有经验,……(中略五十八字)但夫妇之间不免发生不睦之态度”;第十回“同往天河西灵藻宫内行结婚礼,……(中略二百二十字)神仙主义向以慈悲为本”;同回末“何能以爱情作为应分之事”;第十二回“金童下凡时代未成夫妇”等处,无论如何是二十世纪写小说人的语气。但经反复研究,我以为这册书仍应是出于古本而非“近撰”。

一是三十年代大量出现的这类洋装“一折八扣”本小说和古书,就我所见,无一不是据旧本翻印的;它们全是靠不需支付稿费赚点钱的,书店不可能专请人写一部《牛郎织女》以增加自己的开支。二是近人撰作,那必然在封面、首页,至少在版权页上题名“以垂永久”,而此本则只有“校阅者”姓名。三是如上所述,这部书在“一折八扣”本中是印得最讲究的一部(错字也很少);如果书店老板不以为这书罕见,当不致如此做的。四是这部书没有晚清以来章回小说作家那种“卖弄”自己的气味。而且,就内容文字来看,还是比较质朴的。因此种种,我以为这本小说该是有旧本根据的。它或许是根据清末的一个石印本子翻印的;所以首页

的两幅图还有那个时期的风格。不过,清末小说作者化名的尽多,根本不署名的却绝无;而且那时小说作者总是要在卷前来一篇或几篇序文甚至请人题诗题词的;可是此本什么序跋题词全没有。因此我推断这石印本当又是有古本作为依据的。至于书中在上述那几处忽然夹入现代词汇,这毫不奇怪:可能它的底本有缺页、断烂不全处,经校阅者补缀成文,所以现代词汇在某几处是连续出现的,而在其他回中却没有。又,书的第十回“召天将大闹天宫”,已不合情理;而叙述这段情节却又在第十一回前面。这些该是底本残缺不全,经人补葺完书所遗下的痕迹。总之,一部古书的流传翻刊过程,往往是很复杂的。

但是,不管怎样,这无论如何也算是国内有传本的最早一部《牛郎织女》小说了。它的故事梗概如下:

织女是“斗牛宫中第七位仙女,系玉帝之婿张天君所生,俗呼张七姐”。玉皇驾前金童奉旨前来向圣母借取温凉玉杯,圣母去群仙台下棋,金童问讯时向织女留情,织女无心嫣然一笑。金童“尚望姐姐格外见怜,赠我一件表记”,“便用手将织女鬓上一朵梅花摘了就走”。织女正想夺回,突然来

了值宫仙女执缚她去见圣母；原来，圣母下棋时心血来潮，得知此事，认为“虽有金童起意，但尔不宜一笑留情。情之所系，虽万劫不能挽回。”于是奏明玉帝，罚织女“独居河东工织数年；若有疏忽，再行严加警戒”。金童则按天条律法押往斩仙台枭首；太上老君路过相救，最后被“贬下凡尘，令受颠沛折磨之苦”。正月初六玉帝诞辰，由太白金星带他到洛阳县牛家庄牛员外家中投胎。牛员外原配生子金成娶媳马氏，夫妇不孝不贤；员外又续娶李氏。李氏正月初七午时生子，“乃是人日灵辰”，故乳名灵儿；又因晚年得子金贵，取名为金郎。员外“凡事庇护幼子，往往和长子金成吵闹”，“遂染成一症”而死；李氏不久也歿。“马氏执掌内务，雇用九个耕夫锄种田园，但不时将金郎以小故毒打”。金郎八岁时在后园放风筝，不慎掉入金鱼池里，弄湿衣衫，又遭毒打。被金成回家所救，于是聘馆师教金郎读书；不一年，师死，金郎仍过着衣不暖、食不饱，备受苦难的生活。太白金星路过，看见怨气冲天，于是向玉帝乞救。玉帝认为需满十三岁时始得升天，派金牛星下凡化作牛家黄牛与他作伴；马氏“命金郎日里上山牧牛，夜间牛栏内同眠”。某夜，牛忽踢醒金郎，告诉他明天不能吃嫂子给的午

饭，饭里有毒。第二天嫂强命金郎吃，随手打了金郎，不意将“面碗打落在地，立时化为一道火光”。后来“金成别无他法，只得请母舅到来分析家产”。金郎听牛的话，分家时“只领耕牛一头，馀只衣食而已”。再说织女被贬以后，一日正值大雪飘天，自叹“手工天宫我尚苦，贬下凡尘他更凄”。不断向云锦圣母诉述衷情。至十三年上，云锦终于会同瑶池圣母等上本，结果派太白金星下凡点悟。金郎服仙丹以后，知道自己来历，写信给金成留别。山中无纸笔，吹气化白石为纸，化洞中泉水为墨，化松枝为笔。回家交老仆转呈兄长。金成读信垂泪，马氏在旁唠叨，金成“即以书纸向马氏面上掷去，登时脑浆迸裂，倒地毙命”，因为书纸原是石头化成的。夕阳西下时，金牛已脱皮化为神将；金郎则披皮随太白来到天河之西。“今日时已迟了，明日早朝方可见驾”。金郎信步行到了天河岸边，遥见仙女们洗浴，内有一人似天孙；走到洗衣台偷取仙女衣服，恰是织女的。二人久别重逢，彼此感念旧情。第二天，玉帝下旨封金牛星为护花护情使者，赐金童织女在天河西灵藻宫内婚配团圆。由于夫妇终朝在宫盘桓，不去朝见瑶池圣母；触圣母之怒，告到玉帝跟前，说他俩凡心未断，不曾觉悟。

玉帝震怒，派托塔李天王领天神天将五百员捉拿，二人跌入天河被捉。玉帝认为抗旨图逃，罪不容诛。幸得太上老君前来解救，免去斩罪，罚金童永居天河之西天将行宫内，派人看守，织女永居河东云锦宫内工织。二人离别时说：“常言道：快活无非天宫。不料你我不能脱出苦海！”后来太白金星见河西、河东怨气交织，往兜率宫和太上老君商量，大发慈悲之念，上了一本。玉帝终允二人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届时“自有乌鸦龙凤之类联接天河之中”，云云。

我把小说的情节内容比较详细地叙述出来，是为了便于大家研究。我觉得小说中有不少矛盾的地方。例如，牛员外原是因受长子金成夫妇的气郁郁得病而死的；但金成后来怎么又转过来关心金郎？特别是他聘任笑凡作教师的全部经过约三百字，和全部情节既不挂钩，和人物描写亦毫无帮助。更奇怪的是玉帝后来为何要差李天王率五百天神天将去捉拿牛郎织女？这岂不是杀鸡大动牛刀！而且这第十一回开头后五六百字的描写，只写“金童、天孙手无寸物”、“且战且走”，和第十回标目“大闹天宫”毫不对茬。不过，就通部十二回来，文笔还是比较朴实的，基本情节也还是言之成



理的。摘鬓上梅花、玩风筝跌入金鱼池、白石化纸终于击毙马氏之类的情节，我看不是晚清以后那些爱编小说的小说家所能够写得出来的。“快活无非天宫。不料你我不能脱出苦海”这样的语言，也决不是晚清以后那许多语言贫乏的鸳鸯蝴蝶派的大作家说得出来的。总之，我以为这是一部经人补缀、改窜过的旧本《牛郎织女》小说。

### (三)

我曾问过许多剧种的演员们，全本牛郎织女故事原来究竟是怎样的？对方都不太说得完全。这，一是因为南北各地的乡下剧团，七夕前后正是大热天、农忙季节，一般都歇夏不太演戏；二是因为一些较大城市的剧团，由于“七夕”并不像端午、中元那样是大节日，加上妇女们有的上学，有的烫了头发逛马路，大家忘了“乞巧”了。因此剧团往往也忘了日子，届时也不太演这个戏；偶一为之，无非是临时用现凑“提纲”、“幕表”的方式演一两场，而且每年演的内容并不固定，往往是到台上“现抓”的。

一九五四年冬，我看了华东第一届戏曲会演

山东省代表团演出的河南梆子《黄牛分家》；它是根据老艺人刘玉朋、刘君秋、张福云口述整理的。但基本上是原本面貌。这里的牛郎叫孙守义；他的异母哥哥守仁娶妻卢氏。戏从卢父万仓来探女开始，卢氏“我只把鸡鱼摆桌案，一碗大肉摆中间”，大事款待她的父亲。守义放牛回来，卢氏不让一同吃，说是给他备好了“糝子窝窝蘸青椒，越吃越上膘。还有米汤。”连卢万仓也为之抱不平。戏里也有嫂子在饭内放毒企图害死弟弟，由于黄牛事先警告未遂的场面。最后是黄牛出主意，由孙守义提出，请来了舅舅张半朝分家。守义分家时只要老牛，破车、破皮箱一只；分完家出门坐上破车时，“老黄牛驾祥云起在空中”，载着牛郎上天了。戏中描写招待亲人饭菜及舅舅来家等等，反映豫鲁一带的农村生活气息极浓郁。戏一共五场，以前是经常演的，可是没头没尾。当时我曾问过山东的同志，全部故事究竟如何？他们说得不一致，甚至说不上来——如，为什么分家时还要一只破皮箱呢？

#### （四）

根据我的回忆，在今统称为婺剧的各种腔调

的戏班中，以前我也没看过或听说有牛郎织女的戏；一九四〇年前后我在浙江省建德乡下家住时，先后曾连续看过一个绍兴文戏(的笃班)男班的戏三百场左右；它会演的戏极多，可是也没有演过牛郎织女。

我手头有一本抗日战争后期上海益民书局出版的《的笃班新编绍兴文戏全部鹊桥相会》，六十四开本，共二十五出。其中虽然偶被扯进“生活程度向天飞，黑心之人做投机。白米抬高三千万，心里倒是笑咪咪……只过(顾)自己好写(惬意)，不管穷人饿肚皮”之类的上海腔，但是从各方面考察，这倒是一本完整的绍兴文戏旧本；它当是有所根据而改编的。或许是因为到上海的绍兴文戏和我们“上路”的班子中，说戏师傅的本来路子就有不同，所以牛郎织女的戏“此有彼无”。

我说这部绍兴文戏出于旧本，一是根据它的脚色称呼，例如，黄牛是由“四丑”扮的；戏里还有副生和副旦(而在同一书局出版的全部《梁祝》中则已经作“贴”旦了)；副旦之称，仅见于明代万历年间绍兴人王伯良著的《曲律》，后世无闻，我想这不会是上海益民书局雇人记述剧本时可以随意编造得出来的。二是戏里几处唱词唱到了“梅山七

怪”，这是宋元时代的古老评话小说中才有的，后代人早已忘记它了。三是剧中主要人物不管哪一场出来，唱几句或念两句后，每次必介绍一下“自个(家)非别，××便是”。这是农村草台班演出的形式(乡下看戏不花钱，台下人群往来拥挤，人物每次上场不如此介绍一下，观众弄不清台上出来的是何人)。四是它虽然被夹入一些上海腔，但还不像后来的越剧那样“上海化”，“如看起来要黄还者”(事情要漏了馅了)、“我勿起看”(不去看)……之类的绍兴土话，还有，把“怎肯”全部写成“正肯”、“倒不如”全部写成“倒不是”之类的绍兴音，看来它确是出于绍兴文戏老戏师傅的旧本，不是当时上海滩上的新式文人新编的。

戏里写的是失去父母的王伯仁、王伯琴(牛郎)兄弟。伯琴原在姑父陈纪善家中读书，因和表妹陈凤仙相爱，而凤仙原已许人，事为陈纪善发觉，将伯琴赶出家门。琴嫂胡氏趁夫不在家，虐待弟弟，痛打他后勒令放牛。伯琴偷向凤仙倾诉，不料牧童癞头婆等用“唱新闻”方式唱出了二人私会情形。陈纪善收账回来在路上听到，回家以后逼迫女儿自杀。凤仙自缢时为王母救去，告诉她原是七仙女，伯琴原是十二金童，前因上寿时二人有私

(思)凡之意,打碎玻璃灯,被贬下凡。王母嘱咐七仙女去和六姐妹“此后安心修大道”,不得再下凡去。另一方面,当伯仁回家知道胡氏虐待伯琴种种,大怒,和伯琴一起痛打胡氏。因伯仁再次出外经商,胡氏怀恨在心,又将伯琴毒打,再次命他放牛。她为了泄愤和独占家产,在面条内放毒想害死弟弟。由于金牛事先的警告并由他当场打翻面碗,伯琴得以不死。后来,金牛出主意,让伯琴等兄长回来时要求分家;分家时只要老牛一只和小平房。一天晚上,金牛终于化为人形。告诉伯琴可带他上天官去玩,并说天河中有七个仙女洗浴,可以“拖一个来与你做家主婆”。“那边天河边还有七套衣服,七双鞋子,白的都白,黄的都黄”,结果伯琴选中了“头上红绳儿的仙女”,拿了她的红衣红鞋,而这就是织女的。织女终于随他回家,一年后剖腹生了一对男孩。王母娘娘趁伯琴外出买点心时,再次下凡强逼织女回天宫而去。伯琴回家“不见妻来只见子……那个扶养你二人!”他于是留书兄长,“两只竹篮左右分”,挑着孩子“天涯海角去招寻”。追到天河边上,金牛星告诉他全部真情,说织女已往瑶池而去,只怕难渡天河。“我管他织女不织女,定要追赶我妻回来!”鹊王为报十二金童当年救命

之恩，给他指路，并在天河上驾起鹊桥。后面王伯仁也追赶前来，要伯琴回家。伯琴告他哥哥，自己原是十二金童，将一对男孩交哥哥抚养。剧终时牛郎织女在鹊桥上相会，由织女提醒因果，约定“若要夫妻再相逢，只得来年七月七”。

这个绍兴文戏的旧本，有不少基本情节和上述小说及河南梆子是相同的（只是具体描写有不小出入），但和它们（以及口头传说）有个极大不同之处是对金牛星的处理：它是因为在王母寿日见月宫卯月女美貌“起了凡心”，私自逃出牛房下凡，化身为假的宝单国王，去找寻已为宝单皇后的卯月女。一国二王，真假难分——戏是从这里开始的。由于宝单后的祝告，玉帝派真武大帝传谕“梅山收七怪，威名镇灌江”的二郎神下凡捉金牛。“由你神通广大，我金牛不来怕你”，“要上天庭万不能”，战斗十分激烈。金牛打败，只得逃往荒山找十二金童——王伯琴求救，投入伯琴放牧的牛内。二郎神因王伯琴是十二金童下凡，看在他的面上，嘱金牛保护金童，不再追赶，回天复命。金牛后来的行动，是出于报答王伯琴的救命之恩，在王伯琴和织女结婚以后才回天庭。——故事中金牛这条“副线”，推动了“主线”（牛郎织女）的发展，处

理得不坏。而且，金牛在对抗奉玉旨前来的二郎神时，反抗性也是很粗犷强烈的。没有后来越剧那种“靡靡之风”。可惜这戏没有把卯月女处理好，甚至她下凡的情节也交代不清。

## (五)

最后，还不能不略为介绍《升平署月令承应戏》中的《七夕承应》。这是目前所存的最早关于牛郎织女的戏曲作品。（一般相信月令承应戏是乾隆以后皇宫中的节令戏。）它一共两出：《七襄报章》、《仕女乞巧》，前后互不关联，也没有什么情节故事可言。第一出写的是织女带着玉女们渡银河，原因出于“圣皇之世……虽有美锦无所用之”，织女觉得不能“普及人间”，提议渡过银河遇着聪明而兼有福德女子，把“龙梭”传授与她，“一同黼黻升平”。渡河时玉女说“想来渡也由人，不渡也由人”，织女却说“非也，……毕竟渡也由天，不渡也由天”。最后是“罗袜生尘步宓妃”，过鹊桥。第二出是写“家家此夜拈针线，卧看牵牛织女星”。仙女们只见人间“才子们三三两两，在那里饮酒赋诗”，玉女问怎么其中“也有几个，带着侬儗无寥

(聊)之意”?织女解释道:“文明极盛之世……有那登第的,少不得便有下第的;春兰秋菊,也要次第而开,何须性急”。最后是四个假扮的织女上场,“拙妇、丑妇”想拉住她们上天去游玩,一个也没拉住,打诨一场,了事。两出戏都不长,可是看得令人头痛,只一味歌功颂德;写了织女渡河,可却不是去和牛郎相会;戏里没个牛郎,甚至连牛郎的名字也不敢提一下啊。这大约是由于牛郎这个名字也不太雅驯,属于“违碍”之列的缘故吧?

## (六)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有这么几点感想:

(一)封建皇帝也是要看织女七夕渡银河的;可是,他们不让织女配个牛郎——像民间传说的那样,让织女一个人在台上表演,虽然加上大批玉女和一群拙妇丑妇,满台热闹,插科打诨,可毕竟演不出一本像样子的戏来。名为“承应”,实是大煞风景。把人民心中最喜爱的情节抽去了,代之以什么“黼黻升平”,戏也不成为戏了。既然是歌颂升平,自然只能搞无冲突论了。

(二)反之,在民间作品中,像上面所举的三



例,不管它们的说法如何不同,它们总是面对生活的,都是通过夹杂迷信的“神话”,在某种程度上,面对着人间的矛盾,因此,它们多少有其生动引人的部分。小说、戏曲大约和一味粉饰升平是相当难结姻缘的。

(三)在民间作品中,就像河南梆子的《黄牛分家》那样,虽然还是离不开那条奇异的黄牛,可它的笔墨是在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卢氏热情虐待伊父所表现的嫂叔冷酷残狠关系)上浓涂艳抹,以至于使戏的内容更加“人间化”。这很像《宝莲灯》的“劈山救母”后来反倒成为不是重头戏,而描写晚娘心理细致入微的“二堂舍子”却成为常演剧目一样。它们都是从一个神话中派生出来的旁枝上别有香味的花果。如说它是神话,其实却是“人话”;如说它不是神话,它又是和神话有关联的。这类作品在整个故事中所占比重大了,会成为赘疣;但是,这也并无妨于它们单独存在,甚至成为生动感人的作品。然而,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这类戏是能够相当深入地揭露了生活中的矛盾。

(四)就以上三个民间旧本来看,情节互有很大不同,可这一点是共同的,即:农村中嫂嫂虐待小叔。俗语说,“长嫂为娘”,这类好嫂子自然从古

以来就是有的；但是，父母死后“长嫂为虐”的情况，由于封建社会制度下所造成的农村妇女狭隘心理，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这三部旧本中，如果丝毫不触及这个矛盾，它们未必能够多少使人感动的。——神话本来是通过超人间的幻想形式，曲折地反映人间生活矛盾的。但是，在我国神话中，往往也不排斥在一个“幻想形式”中插入对现实生活的正面的真实描写，除了《二堂舍子》、《嫂害牛郎》以外，《白蛇传》中的许仙发配、《槐荫记》中董永的农奴生活，等等，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这种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部分，在我们的神话传说中是和整体的“幻想形式”互相联系，血肉难分的，不是生硬加进去的。

（五）就具体描写来看，小说《牛郎织女》和绍兴文戏《鹊桥相会》，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虽然细节不同，描写有深有浅，但两个旧本在几个基本情节上是共同的：①哥哥不满妻子虐待小弟弟。②嫂子在面中下毒，由于黄牛预先警告牛郎，没有成功。③牛郎听金牛的话要求分家，只要这头牛（外加衣食或住房）。④由于金牛的引导，牛郎到天河边盗取了织女洗浴时脱下的衣服，终于因此成婚。

在这里，也不妨提出我的一个怀疑或猜测：我以为绍兴文戏这本戏的来源是相当古老的。这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还可以补充一点，即“卯月女”究竟是什么意思？看过不算少的绍兴文戏（还有其他戏曲及小说）的我，向所未闻；问之“戏包袱”，也从不知其名。（至于宝单国之类，那倒是可以像薛平贵做“西凉王”一样胡编的。）金牛星是因她逃出天上牛房下凡的；而她怎么会先下凡？怎么又会做了宝单国王后？戏一开头就交代不清。根据我看戏、看小说的经验，“虎头蛇尾”、草草终场，马虎结束的情节处理是常见的；但一开头就如此草率、不清楚，这是非常少见的一例。我以为，这是绍兴文戏的戏师傅们口口相传，把开头这段具体的情节在口传时遗佚了，只保存了一个“大概”。可是，这个“大概”是关乎以后一系列重要情节的，又不能丢，因而只得仍“安装”在前面。这戏写金牛星下凡的“野性”是十足的，对带着“梅山七怪”的二郎神的反抗十分激烈顽强。它“跑入”牛郎放的那只黄牛中，意味着它决不肯受缚回天宫；凶猛的二郎神其实是对之无可如何才收兵的。后来带牛郎去天河边看仙女洗浴，要牛郎“拖一个来作家主婆”的也是这不驯服的金牛。——从这里，我

相当怀疑：也是写牛郎在天河边盗了织女衣服的小说《牛郎织女》中，回目在第十回而叙述却在第十一回的“召天将大闹天宫”（而它的叙述正如上面所指出很不合理），在古老的小说（或戏曲）原本中，并不是托塔李天王率天神天将去捉手无寸铁和无缚鸡之力的牛郎织女，而可能是二郎神奉命再次率天神天将捉拿这又一次犯了天条的金牛星。如果是这样，那么，“召天将大闹天宫”就是必然的了。——当然，这不过是我研读几个旧本以后的一种“幻想”。但是，如果把这部小说和绍兴文戏的旧本故事捏合在一起，那倒也不失为一种较好地处理。这种处理，至少要比愣到这个故事中去生硬“挖”出某一片段，或某一事物来机械地“象征”今天现实中的某些事物的做法好得多。

（六）不管有无金牛星和卯月女的一段，反正故事的基调都是如小说所写的两句话：“快活无非天宫，不料你我不能脱出苦海”；另外则是人间虽为一家，究竟还有恶嫂。在这个“大体上”的范围内，纵然小说和戏曲有不同的各种处理，它们总都还是保留着浓郁的古代神话传说的芬芳的。如果离开这个“大体上的范围”，硬要把这个神话的矛盾性质加以改变，例如，用它来影射现实中的抗美

援朝战争之类,其结果必然是弄得非驴非马。神话传说毕竟是在古代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你要用它来直接反映社会经济制度性质根本不同的现实矛盾,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篇荒唐的神话。圆盖方底,难以搭介。

我手头还有一本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海国光书店再版本的《民间神话》,第八则收的也是《牛郎织女》,它显然是经过有点新文艺知识的人改编的。也有嫂嫂放毒想害死弟弟的情节,但毒饼是被狗偷吃了。牛郎靠牛为人耕种,积蓄了钱;嫂嫂将牛偷卖给宰牛场,牛郎知道后赶去,用自己的积蓄将牛买回。一天晚上,牛郎梦一老人指点他去南郊池塘边偷洗浴女子的衣服,他去偷来以后果和衣主人织女结了婚。婚后“牛郎不再去看牛,织女也不去织布了。弄得全世界到处闹饥荒,缺乏布匹”。结果,天帝放开天河之水冲隔了他们,二人从此悔悟改过,仍旧看牛、织布,“用工作来忏悔着”。天帝得知,原谅二人,让他们每年七月七在鹊桥上相会一次。把这个意在惩戒的“神话”和上述那几种旧本,稍一对比,就可以看出经过“新文人”改写的作品,毫无民间作品那种浑朴敦厚的味道。而且,牛郎既未分炊,家有恶嫂,则他何能靠牛积

蓄很多钱去赎牛?这条被救的牛下文如何,又无交代。牛郎织女既全是人间的,那么,二人废牧旷织,何至于弄得天下荒荒?——神话有神话自己的逻辑,把前面的“神话逻辑”砍断,加上一个上帝准其悔过的尾巴,这就不太有神话气味了。河南梆子《黄牛分家》之所以未失神话风格,那是因为在写人间生活时,从牛郎听黄牛的话未中嫂子毒手,要求分家以至于最后乘牛车上天,全是有“神话”的逻辑线索在贯串着的。

(七)最后,我还想附带谈一点,像上述小说《牛郎织女》和绍兴文戏《鹊桥相会》中,虽然也夹杂了少许现代语言、现代词汇,但就“整体”来看,也还不使我感到像那些用“牛郎织女”来影射现实的作品那么刺眼、别扭甚至恶心。以这本绍兴文戏来说,在上引“生活程度向天飞”等唱词之后,还有“今天要把洋房造,明天要把汽车坐……有朝一日来失败,侬子都要来死光。阿囡买进堂妓里,自己困在马路上”这样的唱词。这是戏中的二丑癞头婆等在“唱新闻”;在唱新闻这一细节上,它是和整个剧情联系的,所以此事本身就不使人感到别扭。而戏是从不排斥丑角打诨的,甚至也不排斥其他人物说俏皮的双关话的。比如,莎士比亚的《黎玢

王》中，铿德伯爵在骂奥士伐管家是坏蛋时，就说他“是一个裁衣匠把你缝出来的！”

康华：你这人好怪！裁衣匠怎么缝得出人来？

铿德：不错，是裁衣匠缝的。爵爷，石刻师或画师做他出来不能这样坏，即使他们只学了两点钟的手艺。

这是莎翁借人物之口在骂当时伦敦的裁缝们。可是，这尖刻的骂，是从特定性格的人物情感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外加的，读来不仅不使人感到难受，破坏剧情，反而使人会心一笑。这情况，很类似《鹊桥相会》中癞头婆唱新闻骂“黑心之人做投机”一样，觉得并不生硬而是自然畅达的。因为这种偶一为之的又是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和规定情景的穿插，并不从根本上损坏这本神话戏的缘故。如果是采用生硬的外加法，那就收不到效果，反而是破坏全剧风格了。

〔附记〕这原是一九五五年春节期间为准备一个发言，偶翻旧书所写下的一份提纲式的东西；后因要我谈“伊伯尔罕”问题，就把它放在一边了。今据当年提纲补缀成文。迄今为止，对牛郎织女故

事一直还没有一本较能令人满意的作品,对此,我是颇有遗憾的。当然,重新整理这篇文字收入此书,目的还不是为了提倡重新编写它(“牛郎织女热”早就过去了),而是为了提供一些材料和我的看法,以供史家参考研究罢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

(收入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2 月第 1 版)